



郭盈良

60.3.20生

台灣省台南人

大專畢業

■現職／

現役軍人

■作品／

「傷心故國」(劇本)

# 庄脚紳士

舞台劇劇本佳作 郭盈良

## 劇情大綱

這是一齣集溫馨、淳樸、悲憫且充滿關懷社會之情的鄉土喜劇。試著以詼諧的對白反映出時下台灣社會所隱藏的種種脫序現象。

此劇以台灣南部的一個小村落為背景，描寫一群生活在此農村的小人物生活起居的情形，藉此投影出現代文明帶給現代社會的衝擊。若是說喜劇是「理性的笑聲」，那對本劇來講，是最好不過的註解。

全劇以家族長老萬壽伯為中心，環繞在萬壽伯周圍的是其家人及鄰居，如此勾勒出整劇的輪廓及架構。

## ■人物

萬壽伯：家族之長，七十餘歲，威嚴、明理且風趣。

國雄：萬壽伯長子，五十歲，仁厚、正直。

大嫂：國雄之妻，傳統的賢妻良母。

英男：萬壽伯次子，近五十歲，投機，嗜賭。

二嫂：英男之妻，精明幹練，心胸狹窄。

志昌：萬壽伯三子，四十餘歲，未娶，自私、小氣。

進添：萬壽伯公子，年約四十，熱心、有為。

秀美：進添之妻，善良而且賢慧。

世良：國雄之子，二十餘歲，農學院之大學生，斯文、有禮。

俊賢：英男之子，二十餘歲，國貿系大學生，自負、率性但心地不壞。

三叔公：六十餘歲，隨和、好管閒事。

五嬸婆：年約六十，樂天、多話。

阿港師：鄰居，七十餘歲，親切、淳樸。

昭慧：阿港師孫女，二十餘歲，清秀、乖巧。

李課長：糖廠課長，謙恭，敦厚。

林老師：國小老師，熱心助人，見義勇為。

## 地點

台灣南部一個小農村三合院中之大廳。

## 時間

夏天，七月。

第一幕：七月某一天上午。

第二幕：第一幕後三天的上午。

第三幕：第二幕後兩天的傍晚。

第四幕：第三幕後三天的早晨。

## 佈景

舞台兩側各有一扇房門，且兩側牆邊各有若干椅子及茶几；中間壁上靠右（以演員面對觀眾之方向為準）掛有祖先遺照，在右牆角置一電話；在左牆角處則放置盆栽。舞台中間壁前擺設一組神明案桌。神明案桌前有一張安樂椅及一台電風扇。

## 說明

- △本劇為四幕一景舞台劇。
- △各幕之燈光需控制得宜，以顯示早晨，上午及傍晚之區別。
- △本劇以台語對話為主，以保有鄉村那份淳樸敦厚的息氣，但應劇情需要，其中偶有國語之對話穿插。

## 第一幕

### 幕啟

- △萬壽伯倚坐在安樂椅上，口裡不時啜著茶，國雄、英男坐在大廳左側，志昌則坐在右側。
- △他們父子一邊泡著茶，一邊談論今年農作物收成情形。
- △廳裡頭的電風扇吹著，且來回地旋轉。
- 萬壽伯：阿雄啊！（語氣顯得有威嚴卻不失慈祥）
- 國雄：阿爸！有什麼代誌（什麼事情）？
- 萬壽伯：這期的水稻也快收成了吧！（拿起茶杯，安祥地又啜了一口茶）
- 國雄：阿爸！是啊！我準備再過幾天就去請天福兄及文正兄他們過來幫我們收割。
- 萬壽伯：嗯！依你看，今年咱們這畝田可以收多少？
- 國雄：阿爸！這個您不用操心，（頗有自信的語氣）今年的稻子吃水多，穗又結得實在，在我看來收成一定比去年多，沒問題。
- 英男：（急著插嘴）對啦！阿爸！有大哥在，您什麼都免煩惱啦！安啦！安啦！
- 萬壽伯：（不以為然）騙肖吧！說到你我就全肚子的火，（頭轉向英男）我對你大哥可是安心得很，倒是應該煩惱的是你。
- 英男：（故作無辜狀）阿爸！我又怎樣了？！
- 萬壽伯：你怎麼樣了！（拉高嗓子）你也不想，看看你養的那些豬仔，一年前那麼大隻，（雙手比劃著）一年後還是那麼大隻，你到底是在怎麼樣在養的！而且還有還有，你那些豬母到底是會生還是不會生呀！到現在生不出一隻小豬仔來。
- 英男：阿爸！您不要說得那麼誇張好不好，好像我老是在虐待我那些豬仔似的，我何嘗不希望看到我養的那些豬仔都長得肥肥胖胖的。（反駁道）阿爸！您攏不知影，我養的那群豬仔有多麼享受也！

萬壽伯：享受？我聽你咧講古！還享受吧？

△英男急著站起來忙解釋著。

英男：冤枉呀！阿爸！我那一群豬仔每天要定時給牠們吃美國進口的「西餐」一面吃「西餐」還要一面聽音樂，聽說

這樣可以幫助消化。又怕那些寶貝豬仔中午太熱睡不著，就得讓牠們吹冷氣，到了傍晚還要給牠們沖個澡。阿

爸！您看，現在的豬仔過得比人還好，我怎麼可能虐待牠們呢！（說完得意的又坐回原來的椅子上）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（不屑）我做你阿爸做假的呀！我會不瞭解你的個性，（一面說還一面瞪著英男）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一

有錢便拿著去簽什麼：六合：什麼來的。（沈思一下）

英男：六合彩啦！（很快地補了這一句）

萬壽伯：對對對！六合彩，沒錯，就是六合彩！（忽然想起什麼似的，又瞪了英男一眼）你還好意思說吧，一天到晚都

在瘋什麼六合彩的，也無心去照顧你那些「好命」的寶貝豬仔，我聽你在臭彈兼放屁，騙肖吧！

國雄：（替英男解圍）阿爸！您就不要再說老二了。

志昌：是啊！二哥也沒您說得那麼糟，阿爸！我知道您是大人之「肚」能容小人之過的，（隨後便望了一下萬壽伯那凸

出的大肚子）所以您就別再說二哥了。

萬壽伯：我看你嘛好不到哪裡去。（矛頭又指向志昌）

志昌：連我嘛有代誌，哎呀！這年頭好人難做啊！早知如此就不要開口了。（暗自在抱怨）

萬壽伯：你不要在那裡嘮哩咕嚕地說什麼五四三的，你倒說說看你那畝甘蔗田長得怎樣了？

志昌：別提了，那些甘蔗能長得怎樣呢？阿爸！您也不是不知道，當初農地重劃的時候，偏偏把我那塊田劃作旱田，

好端端的隔一條產業道路而已，對面水龍叔他家那塊田就變成水田，害我除了只能種甘蔗外，還是種甘蔗。但是

自從糖廠關閉後，我們村裡就沒幾口想再種甘蔗了，種甘蔗沒出息啦！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你種別的就有的出息，我看你是種葫瓜嘛會生茶瓜啦！莫怪沒人敢嫁給你。

志昌：阿爸！好壞我也是您的呀！人家說「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」，啊您要把我生成這個樣子，那我有什麼辦法。（一

臉委曲）

萬壽伯：猴死困仔！猴死困仔！竟敢罵你阿爸是老鼠，真是氣死我了，氣死我了。（氣得滿臉通紅）

志昌：阿爸我怎麼敢說您是老鼠，那我不就是成了老鼠困。（設法圓場）我是說阿爸您真會生，把我生得那麼英俊瀟灑，

是我不甩吧！啊不然足足有一牛車的查某在追我呢！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你以為你像阿爸少年的時候那麼「漂」啊！你也不照照鏡子自己看看。（露出得意的神色）

志昌：是是是！啊說到「漂」阿爸您最「漂」，您的兒子我還沒有您那麼「漂」。（豎起大拇指）

萬壽伯：你這樣說還差不多。要比帥，你還差得遠吧！

英 男：好啦！阿爸你們兩個都有夠「漂／」可不就得了，幹嘛比來比去的。近來時機壞壞，種什麼還不都一樣，阿爸！您也別和阿昌鬥嘴皮子了。

國 雄：是啊！老二說得對，阿爸！您老人家息息怒，可別氣壞了。（隨後舉起茶杯）來來來，阿爸！大家喝喝茶，消消火氣。

△此時進添滿懷喜色地自大門走進大廳裡，兩手還捧著一大把紅潤的荔枝。

進 添：（喜形於色）阿爸！大哥，二哥還有三哥你們都在家呀！真是太好了。

萬壽伯：是啊！阿添，你回來啦！坐坐坐，一起來喝茶。

△進添點頭示意。

△志昌拿起了茶杯，斟了一杯茶給進添。

國 雄：阿添啊！看你高興的樣子，手裡又抓著一大把荔枝，是不是你那園子的荔枝熟了？

進 添：（掩不了欣喜的臉色）是啊！是啊！來來，先嚐嚐看我種的荔枝好不好吃，這是早上我巡園的時候，從園子裡摘回來的，大家請指教指教。

△進添拿著荔枝分送給廳裡的人品嚐。

萬壽伯：嗯！阿添，這荔枝還真甜，肉多汁甜的，而且吃起來嫩綿綿的，雖然我無牙無牙，但好吃，真好吃！

進 添：阿爸！我就知道您喜歡吃，慢慢吃，可別噎著了，園子裡還多的是，今年可真是大豐收呀！

國 雄：阿添，你真行，我們這幾個兄弟就屬你最高竿，讀個大學回來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。（稱讚）

志 昌：就是說嘛！老四真有你的，事業蒸蒸日上，而且還入了一家食品加工公司的股份，若是以後你發達了可別忘了

互相互相關照我們這些兄弟。

進 添：（客氣地）沒有啦！大哥和三哥你們也別把我說得那麼好，其實只要多下點功夫，注意品種的選擇，再多吸收外來的資訊，就能長出那麼好吃的荔枝來了呀！

英 男：阿添，是你謙虛啦！像你二哥我，養豬也是養得很有心得呀！怎麼我的豬仔就瘦得像猴仔一樣，那裡還像是豬。

△英男的一番話引得大廳裡的人哄堂大笑。

△笑聲猶留在耳之際，眼見三叔公手持著拐杖，自大門緩緩走了進來。

三叔公：（脚一踏進門便說）今天是什麼好日子呀！怎麼你們四個兄弟都聚在一起。（順便向萬壽伯問個好）

國 雄：三叔！今天怎麼有空來，請這邊坐。（國雄起身，讓個位子給三叔公坐）

進 添：三叔！來嚐嚐看我這荔枝甜不甜，我知道您吃東西最在行了，請給我批評指教一下。

△折了一把荔枝給三叔公品嚐。

三叔公：這個阿添最瞭解我了，談到這個吃呀！不是我在臭蓋的也！我們全村沒有一個人像我那麼有夠品味的了。（自吹

自播) 免客氣，免客氣，我對吃是不會客氣的，我自個來就好。

△三叔公一邊剝荔枝吃，一邊讚歎著，直說好吃。

三叔公：嗯！阿添，這荔枝好！這荔枝好！（豎起了大姆指直說好）

志 昌：阿添，像三叔對吃那麼挑剔的人都說好了，可見你的荔枝的確不同凡響。

三叔公：死困仔，說那什麼鬼話，竟然說我挑剔，啊你實在有夠膽大包天的。

國 雄：三叔！阿昌是說您最懂得吃了，沒有別的意思。

進 添：對啦！能夠讓三叔您稱讚，我實在很高興，三叔，再多吃點。

三叔公：哼！我就知道你們兄弟都是同一個鼻孔出氣的，今天吃了阿添的荔枝，就饒了那個死困仔。

△另一方面，只見英男急著離開似的。

英 男：（慌張地）阿爸！三叔！我還有事，必須出去一下，你們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

萬壽伯：英男，你有什麼代誌那麼急？

英 男：沒有啦！和幾個朋友約好了，談些事情，若是遲到不好意思啦！（說完便由大門出）

三叔公：這個死困仔，我然不知，他這會又要出去「游泳」了，還真是準時。

志 昌：游泳？（疑惑）

三叔公：啊這個你有夠土吧！就是三缺一啦！

志 昌：哦！（恍然大悟）三叔！您也不講明一點，原來二哥又要去「方城之戰」囉！

國 雄：三叔！您真厲害，什麼事都瞞不過您。

三叔公：那還用說。

萬壽伯：英男這死困仔，就是不學好，成天不是去賭博就是玩什麼六合彩，真是氣死我了。

進 添：二哥偶爾玩一玩，輸贏不會太大，那就沒關係了，您也不要太在意。

三叔公：嘿！英男這死困仔，自從上次我在阿勇家看到他在打牌，掀他的桌子後，他每次一見到我就好像見到鬼一樣，

一溜煙就跑掉。

志 昌：這叫作老鼠遇到貓，嚇就嚇破膽了。（做出一副滑稽的表情）

三叔公：猴死困仔，你還真會說話，又把你三叔說成是一隻貓了。

△志昌和三叔公的對話惹得廳裡的人又捧腹大笑。

萬壽伯：對了，我說老三呀！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，有什麼代誌哈？

三叔公：喔！真是的，願著和你們說笑，差點忘了今天來這裡是要幹啥了。

國 雄：三叔！是不是您們家那頭豬母要生小豬仔了？

三叔公：不是的啦！那有這麼快，要生，也要選個黃道吉日才讓牠生。不是這件事啦！是……

進 添：那麼我知道了，三叔！您先別說哦！讓我猜猜看對不對。是阿吉仔的鷄場忙不過來，需要人幫忙是不是？因為這幾天我看他忙得像什麼似的，要是欠人手，儘管說沒關係，我們可以過去幫忙。

三叔公：沒有啦！我們家阿吉仔養得那些鷄好得很，是很忙沒錯，但不是這問題。

志 昌：啊（似乎想到什麼）三叔！我知道了，是您家的母牛阿花又在叫春了，對不對？哈哈！

三叔公：（蹦著臉）呸呸！你以為我家在開動物園啊！都三、四十歲了，沒說過一次正經話。

志 昌：本來就是嘛。

三叔公：你還說，當心我打得你滿地找牙。

△三叔公舉起拐杖作欲打狀，志昌則趕緊搗著嘴巴，深怕三叔公真的打過來，大廳的人見狀直笑著。

三叔公：不跟你們這些死困仔鬧了，講正經的啦！我是昨天聽糖廠的李課長說，這幾天就要把糖廠裡的機器拆卸下來了，準備運到總廠去。

國 雄：（詫異卻不感意外）這麼快呀！真的是連復工的機會也沒有囉！

三叔公：是啊！自從糖廠停機後，住在會社的人一個個地搬走了，不是被調到其他的糖廠去，就是辭職不幹了，那地方現在看起來真像廢墟一樣。

國 雄：就是說呀！我們村子和會社合起來，總共也不過百來戶人家，現在搬的搬，走的走，那還像是一個村子。

萬壽伯：我也是這麼認為，我們這個村子全靠這糖廠才打出一點名氣的，現在可好了，糖廠倒了，我看咱們村子以後要沒落了。（嘆了一口氣）哎！

進 添：阿爸！您也用不著那麼悲觀，我想事情不會那麼糟的。

萬壽伯：你不知道啊！阿爸自少年就陪著這座糖廠長大的，糖廠對我來講，就好像換帖兄弟一樣，是有感情吔啊！咱們村裡大半的人也都是依靠糖廠過活的，現在糖廠說關就關，這下子叫那賺吃的人怎麼辦。阿添啊！你太少年了，是不會理解的。（說了說眼眶不禁紅了一圈）

志 昌：（憤憤不平）就是說嘛！這實在太沒道理了，簡直就是沒天良。（恨恨地抱怨）你們來評評理，我那畝甘蔗田又不能種出其他的東西來，偏偏又碰上糖廠關門大吉，現在可好了，我那些甘蔗還那有人要，真是衰尾。

進 添：（微笑地安慰）三哥，就算我們這個糖廠不榨糖了，還有其他的廠在生產呀！你那些甘蔗糖廠還是會照收的。

志 昌：就算有人要好了，那也不可能有好價錢了。

萬壽伯：阿昌，你就少說兩句，多說也於事無補。（感嘆地回想）想當初，在二、三十年前，種甘蔗的人是多麼神氣，我們台灣就是靠賣蔗糖起家的，那時候真風光。（想到快樂處不禁滿足地笑著）

三叔公：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好玩了，風水輪流轉，你們看，糖廠是越來越「不務正業」了，（嘲諷且無奈的口吻）我本來

是不曉得的，也是李課長告訴我的，說什麼台糖現在在養豬啦！哎喲！真是笑掉我的假牙了，太離譜，太離譜了。（搖搖頭）還有，還有說什麼也將要種蘭花、養蜜蜂和賣貢丸啦！有夠起瘋吧！說沒這樣做，台糖會支持不住。還有更笑虧的，說這是朝向多目標的綜合經營，反正我是鴨子聽雷，有聽沒有懂。

志昌：（更加諷刺）我看呀！這個「台灣糖業公司」應該改名為「台灣綜合雜貨店」了。

進添：三哥，你也不要說得這麼難聽，糖廠也有糖廠的苦衷啊！現在國際間那些開發中的國家，糖價賣得低廉，我們的糖賣不出去，糖廠因此虧了不少錢，如果不這麼變通的話，我看你那些甘蔗可真的沒人要了。

志昌：我不管糖廠虧不虧本啦！只要我那些甘蔗能賣個好價錢就好了。

△三叔公倚著拐杖，站了起來。

三叔公：我不跟你們這些猴死困仔瞎扯了，我要趕緊回家看看我們家的阿花是不是真的在叫春了。

國雄：（起身迎送）三叔，走路小心點，有空常來坐坐。

三叔公：會啦！會啦！我難道老到連走路也會摔跤嗎？用得著你提醒。

△三叔公正要走出大門，大嫂恰從東房門端著水果盤走進大廳，與三叔公照面。

大嫂：三叔公，什麼時候來的，這麼快就要回去啦！

三叔公：是啊！我坐了有一會兒了，現在我可得趕快回去看看我們家的阿花。

大嫂：不多坐一會兒？

三叔公：不了，妳忙妳的，我走了。

大嫂：三叔公您慢走。

△三叔公持著拐杖，緩緩步出大門。

△大嫂端著水果盤放在茶几上。

大嫂：（和藹）大家吃點水果。

進添：謝謝大嫂，大嫂妳也坐嘛！也嚐嚐我種的荔枝。

大嫂：小叔，我待會兒再吃，現在我可要到廚房準備午飯。阿爸，你們慢慢用。

△大嫂由東房門出。

△大廳的人繼續談論著。

萬壽伯：阿雄，你兒子世良不是放暑假回來了嗎？怎麼沒看到他的人影？（感到奇怪）

國雄：阿爸！您煞不知，世良一大清早起來，就出去找阿港師的孫女阿慧了，怎麼可能安份地待在家裡頭！

萬壽伯：（會意的一笑）喔！說的也是，世良和阿慧這兩個困仔，自細漢就要好的很，我煞給忘了。

進添：大哥，世良跟阿慧他們倆可真是郎才女貌呀！可說是天上的一對，地設的一雙。大哥，你的福氣真好。



國雄：（滿意的笑容）啊那是他們少年人的事，他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們做人父母的也管不著。

萬壽伯：說真的，世良這困仔還真不錯，能吃苦，肯上進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

進添：是啊！難得他還對農業的事情有興趣，現在這樣的年輕人已不多了，大部分的年輕人寧可選擇往工商業去發展，也不願從事農業。

志昌：這次真的不是我愛講啦！當初我叫世良不要選擇農的，他偏不聽，說他生長在農村，對農業有深厚的興趣。我就告訴他呀！你三叔我是因為沒學什麼功夫才在庄腳種田，啊他現在有大學唸，卻還是要栽進來。像俊賢，他就比較會打算，去唸商的，哎呀！讀農的現在那會有好頭路。

萬壽伯：（斥責）你嘴巴給我塞著，鷄龜仔膨風（汽球脹氣）啊不怕破掉，後擺你再黑白講，當心我修理你。

志昌：我又沒有說錯，幹嘛發那麼大牌氣。（糊里糊塗又挨了一頓罵）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讀農的哪會沒出路，我看只有你檢角啦！（沒出息）

進添：三哥，阿爸說得對，學農的，只要肯努力，同樣會有出息的。

萬壽伯：騙我卡多，你只會出啼松（說廢話），（指著志昌）像阿添，不也是讀農的，現在過得也不差，阿昌啊！你做人家阿兄的，也不好反省，只會放馬後炮。

志昌：（表情不悅）好好！算我被鬼親到，卡衰啦！我看我再不到我那畝甘蔗園巡一巡，又要被人笑說吃飽飽，歸日出七淘（終日無所事事）。

國雄：阿昌，快別這麼說了，阿爸他只是隨便講講，你不要跟阿爸賭氣了。

志昌：不管啦！算我卡鷄婆啦！好心被雷親。

△志昌皺著臉，一逕跨出大門，往田裡的方向走去。

萬壽伯：阿雄，你老三就是這副德性，說他幾句他就不高興，你別管他啦！

進添：阿爸！其實三哥的個性您也是知道的，就不要老是說他的不是了。

萬壽伯：這我當然明白，但他就是自私了點，凡是總先想到自己，也不替別人想想。

△萬壽伯說完便喝了一口茶。

△而阿港師、世良及昭慧則從大門緩緩步了進來，昭慧扶著阿港師。

萬壽伯：（連忙欠起身子，向前迎接阿港師）老大哥！難得，難得，今天怎麼有空大駕光臨，小弟我受寵若驚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呀！

國雄：（招呼者）阿港師！

阿港師：（向大家點點頭，也問候萬壽伯）怎麼啦！小老弟，我沒事就不能來走走呀！

萬壽伯：不是，不是的（連忙澄清），老大哥，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偏偏要給我漏氣。

阿港師：都幾十年的老厝邊了，還跟我來這套。  
進 添：阿港師，這邊坐。

△阿港師嘴裡叨著一支黑色的老煙斗，樣式是很古很古的那種。

△世良站在國雄旁邊，昭慧則站在阿港師旁。

萬壽伯：老大哥，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呀！與你的孫女阿慧一塊兒來。

阿港師：（取下煙斗）還說呢，啊不知道是誰家的囡仔，一大清早天剛亮，就衝衝碰碰地跑到我們家來，問我們家的阿慧在不在啦！

△世良聽了之後只覺得滿臉通紅，手足無措。

昭 慧：（雙手放在阿港師身上，作撒嬌狀）阿公，人家世良難得回來嘛！

阿港師：（故意學著昭慧的語氣）人家世良難得回來嘛！我的鷄母皮擺落在地上了。我又沒有說是誰家的囡仔，她就護起你們世良起來了，你們來瞧瞧，我這查某孫還沒過門，胳膊就已經向外彎了，連我這個阿公也比不上一個少年家，這不是「吃碗內，洗碗外」嘛！

昭 慧：（翹著嘴）阿公，不跟您好了，每次都當著外人笑人家，哼！

阿港師：說不跟我就跟我不好，那麼現實，那妳去跟妳的世良好算了。

昭 慧：阿公，您最討厭了。（故作生氣狀）

國 雄：阿港師，你攔按呢取笑他們少年的，我看阮世良的面要比猴仙仔的屁股卡紅囉！（笑笑的指著世良）

阿港師：是啊！是啊！我看我攔再講下去，阮阿慧可真的不認我這阿公了。

△大廳的人相視而笑。世良的表情害羞且有點窘狀，而昭慧的嘴翹得好像可吊起三斤豬肉似的。

萬壽伯：好了，有夠了，咱們別再笑他倆人了。（話題一轉，便問世良）對了，世良，你在地讀冊，久久啊才回家一趟，

你倒告訴阿公，你在學校攏讀些什麼，說來聞香聞香一下。

世 良：阿公，講到學問，您最蓋博。

萬壽伯：大家攏嘛這樣說，真歹勢。（不好意思）

世 良：我在學校是讀農業經濟的，說穿了也沒什麼。

萬壽伯：喔！是這樣子的呀！（不懂裝懂）啊讀這個不錯，讀這個不錯。

阿港師：小老弟呀！啊你知不知那是在讀什麼的，直說不錯不錯。

萬壽伯：不知影啊！

阿港師：啊不知影，你也在跟人家說不錯，你少在那裡爾博假博了，真漏氣。

萬壽伯：我就感覺這個系名不錯呀！管他在裡面歐達瑪填屎，反正我也聽喚！

國 雄：阿爸！喚彩你孫子亡樂（誇讚）你最蓋博，現在沒二下子囉！

萬壽伯：說那什麼話，好像你阿爸只會招搖撞騙似的。

世 良：阿公，您若不懂我就說給您懂。現在我們國家很缺乏學有專精的農業人才，以前政府曾提倡「八萬農業大軍」的構想，但到現在真正的農業大軍還沒到達這個數目呢！而我學的是農經，希望以後能派上用場。

萬壽伯：乖孫吧！剛才你說一大堆，啊到底農經是什麼的？

世 良：農經，簡單的說就是農產品的生產、運銷與消費的情形。這件事說來容易，做起來難哦！

進 添：世良說得沒錯，我對這方面也略知一二。現今台灣就是這個運銷制度沒做好，以致農民時常遭到中間商的剝削。

世 良：其實這些大盤、小盤及零售的菜販們也要生存啊！有時也談不上剝削這兩個字。只是有時候產地一遇到颱風或旱災這些天然災害時，這些中間商便趁機哄抬市價，任意提高售價，但產地的農民們在中間商的打壓下，還是只能賤價賣出，以致生活毫無保障可言，這才叫做真正的「剝削」。

進 添：所以啊！根本的因素要從制度著手，制度上軌道之後，農民才有保障可言。

世 良：我也無意批評台灣的農業，實在是因為台灣的人太多，地太少了，相對的，農產品的成本就提高了，政府的措施做得再好，也只能頭痛治頭，腳痛醫腳了。

進 添：除了我剛才說的從制度著手外，另外一定要提升農民的知識水準，這樣才不致於有一窩蜂的狀況發生，以往就是因為農民認為農產品有利可圖，也不考慮市場狀況，便一窩蜂地跟人家栽種養殖，到頭來虧了本不說，有時還將過剩的農產品丟入河川或亂棄置而造成污染，這就是沒有動腦筋的後果，不僅害了自己也不利於別人。

世 良：小叔說得對，所以阿爸啊！您也要提高您的水準囉！（向國雄調侃）否則就落伍了。

國 雄：兒子，依你這樣說，你阿爸以前就真嘔水準是不是？

萬壽伯：阿雄，你兒子說得有影啦！後擺咱們要提高水準，這樣卡有氣質啦！

阿港師：依你？（看看萬壽伯）你也想要有氣質，啊！留一點給人家探聽啦！免給人家笑破嘴。（勸萬壽伯省省吧）

萬壽伯：：驕肖吧！要比這個氣質和學問啊！我是不輸他少年的喲！你不要狗眼看人低。（回敬阿港師）

阿港師：啊你喲！我煞不知，土公仔（莽夫）一個，都七老八老了，還跟人家講氣質，少丟人現眼囉！

萬壽伯：老大哥呀！這你就不懂了，別讓他們這些少年的看咱老的不中用，你沒有聽人家講說：「老雖老，還可以嚼土

豆」嗎？多少也給自己留一點面子。

阿港師：小老弟，啊你這樣說有理，想不到你這個土公仔還會有氣質，好像真的吧！

萬壽伯：到現在你卡知！（神氣）

世 良：就是說嘛！阮阿公不僅有學問還兼有氣質而且還有水準，假如我們田庄的人都像阿公這樣，那麼大家都變成了「庄腳紳士」了，阿公，您說是不是？

萬壽伯：有影，阮乖孫世良他說的這句話我喜歡聽，嗯！「庄脚紳士」，聽起來好像不錯的樣子。

國雄：阿爸，無底看也！你的孫子、我的兒子——世良，把你取這個「庄脚紳士」的外號，啊我們這一家不就成為「紳士之家」了。

進添：好一個「紳士之家」，我要振興咱們台灣的農業，非得從我們這一家著手不可了。

世良：好！（肯定的語氣）就從我們這一家開始。

阿港師：不錯！不錯！真有骨氣，我精神上給你們鼓勵。

萬壽伯：老大哥，哈款？這個是我的兒子（指著國雄與進添），這個是我的孫子（比著世良），不錯哦！

阿港師：我知道他們是你的兒子和孫子啦！這還用的著你提醒我，剛才才樂（稱讚）你們一下而已，看你的尾椎翹得比天還高。

萬壽伯：歹勢啦！

△廳裡的人此時正高興的談論。

昭慧：可是現代的人總是認為作農的不會有出息，最重要的是沒有「錢」途。

世良：所以說我們要改正這個觀念呀！我相信只要肯努力，對自己有信心，從事任何行業都能出頭天的，所謂「行行出狀元」。

國雄：（滿意的笑容）世良，你說的這句話你阿爸我最願意聽，人說「有其父必有其子」，阮世良以後要做狀元，那我不就是狀元爸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不知影養個兒子還那麼好賺。（說完使用手拍了世良一下，然後又笑咪咪的）

世良：阿爸，您生我這個兒子是不會讓您蝕本的。

阿港師：國雄，你兒子講得有理，有一個查甫子以後還會多一個媳婦，那麼好玩的事，當然穩賺不賠囉！（轉頭看一看

昭慧，暗示著）只不過不知影那家的查某囡仔有這份福氣。

昭慧：（瞪著眼）阿公！您是我見過就惹人厭的人也！有事沒事只會拿人家窮開心。

△昭慧又翹著嘴，大家看了由不得又笑了出來。

阿港師：大家來做個公道人，我這個老人家也沒有指名道姓，而我這個查某孫急得好像在丁一么呷也！（急嫁人）

萬壽伯：老大哥呀！我就就這麼決定，你們家的阿慧若是急著想找頭家，不嫌棄的話，依你看，找阮厝的世良按怎（怎麼樣）？

阿港師：好好好！你們家世良品種好，（說溜嘴）喔！不是不是！是人品好，（忙著解釋）要是和阮厝的阿慧交配：哦！慘了，又講錯了，（一手握著嘴，一手故意輕打自己一個耳光）我是說讓他們結婚啦！生出來的囡仔仔一定是特級的品種。

△聽了萬壽伯與阿港師的談話後，世良早已滿臉紅脹，不知所措。而昭慧也害羞的偷瞄世良的表情並用手捶打阿港師。

進 添：阿爸、阿港師，莫怪我沒事先提醒你們哦！別再開他們兩個少年人的玩笑了，否則待會兒他們要是認真起來，先來個六親不認，再來個「大義滅親」殺得我們片甲不留，那我們就慘了。

國 雄：有影就對，現在的少年人血氣卡旺，動不動就來個大車拼，嘿！我還沒抱到孫子吧！不想那麼早夭壽。（笑了笑）

世 良：阿爸！小叔，你們扯到那裡去了，什麼交配，什麼生孩子的。

昭 慧：就是嘛！又不是在配種豬，還談品種。阿公！你們只會欺負我們年輕人。（雙手交叉抱在胸前，頭則撇向側方）

阿港師：現在可好了，看他們小倆口一搭一唱的，完了，我們阿慧現在是人家的了。

萬壽伯：老大哥，這你免鬱卒，你家的阿慧來到阮厝，阮一定給她吃得飽飽，生一堆子。哈哈！

進 添：阿爸，說到生囡仔，倒使我想起來，現在的農業生產就好比生囡仔一樣。

萬壽伯：（不解）喔！種田跟生囡仔有關係啊！這學問可就大了，不簡單，不簡單，是不是我們種田的，生的囡仔品種

卡好？

進 添：不是啦！阿爸，這您有所不知。現代的人生囡仔是重質不重量，當然我們從事農業生產也要質量兼顧，不過品質更為重要。

萬壽伯：有影哦？連生囡仔也要品質管制呀！

阿港師：（忍不住笑了出來）我說你這個「庄脚紳士」啊！減講幾句卡不會漏氣。不過我看你家出產的品質倒是不错，真猴！你還真會生。

萬壽伯：講哈肖話，我生的品種當然好囉！

世 良：阿公！你真會唬爛（胡扯）也！小叔是說我們的農業一定要走向「精緻農業」的方向才有發展，而你們又扯到生囡仔的事情上去了。

進 添：對！唯有走向「精緻農業」這條路，才能提升我們農業的水準，才能在國際間站得住腳。不過這非得靠世良你們這些學有專精的農業青年不可。

世 良：（謙虛）哪裡，哪裡，光是靠咱們這幾個人是不夠的，還得靠全民的共識及政府有完善的農業政策配合才行。

進 添：說到農業政策，又使我想起來了。（感嘆）這回我倒覺得咱們政府也有夠可憐！

國 雄：（迷惑）政府會可憐？若是政府可憐的話，咱們這些老百姓不都變成一級貧戶了。

萬壽伯：是啊！政府那麼有錢，怎麼會可憐。我經常在電視上聽到咱們政府在外國有很多錢，啊還去救濟一些落後的國家。（越想越不對）駛伊娘吧！放著那麼多錢不花在國內偏偏裝濶氣，說去救助那些瘦吃（貧窮）國家啦！

進 添：阿爸！您剛才講的是「外匯」，沒錯，咱們的外匯的確很多，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的，可是這些錢不能亂用的，

這些錢是要在國際間流通的。而我們現在發達了，當然不能背叛朋友道義，而要去援助那些待開發的國家囉！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那有人有錢不能花的，偏偏要放著讓它生菇（發霉）。

世良：阿公！您這個觀念錯誤哦！做一個「庄脚紳士」是不能有這種錯誤概念的。現在咱們政府每年要貼補在農業上動輒就上億元，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。

國雄：那麼多呀！好端端的幹嘛補貼。

世良：阿爸，這是為了使產銷均衡呀！不僅使農民收入卡安定，也讓消費者能買到卡便宜的產品。

國雄：啊不過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呀！政府用不著去做阿土吧！

世良：其實每個國家對農業都有一定的補助金額，只是比率多寡罷了。

進添：嗯！尤其在咱們台灣，地狹人稠，農業成本提高，政府的這個措施是必要的。

△阿港師聽了之後大為激賞，放下煙斗，雙手拍掌叫好。

阿港師：（點頭稱讚）書讀的多不一樣就是不一樣。現在我都不敢在他們少年的面前說：「我吃過的塩比你吃過的米多了，怕漏氣啦！喂！」庄脚紳士」（告訴萬壽伯）啊你如果要當紳士，以後就卡靜吧！不要亂吹雞龜（吹牛）。

△萬壽伯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大家也笑了。

△不久只見俊賢從大門踱步走進來，手插口袋，頭低著，似乎有心事。

△俊賢向大家問好，廳裡的人也回禮。

國雄：俊賢，你回來了呀！來這邊坐坐。

俊賢：不了，大伯，我回家找我媽。（語氣很沮喪）

進添：（似乎察覺到）俊賢，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是不是，說出來小叔說不定能替你解決。

俊賢：小叔，沒什麼事啦！只是心情不好而已。

世良：俊賢，心情不好就是要說出來呀！不然悶在心裡會更難受。

俊賢：真的沒什麼要緊的，是阮厝的一件小事，說出來也不見得能解決，只是讓人家笑話而已。（想了想又說）好吧！

是有關我阿爸的事情，我剛才經過店仔頭（雜貨店），無意間聽到濶嘴婦與大姨婆在那兒談我阿爸的事，我聽不

很清楚，可能是有關錢的事。

萬壽伯：哎！你阿爸啊！真是敗家仔，有一天真的會「拖屎連」，俊賢，你就不要像你阿爸一樣。

俊賢：（不悅且無奈）阿公！不會啦！我想進去問我阿母，看她知不知道一些事。

△俊賢滿臉愁容走進西房門。

△萬壽伯以斥責的口吻責備英男的不是，多少帶有恨鐵不成鋼的語氣

△不一刻的時間，只見李課長手提著公事包，溫和地來到萬壽伯家裡，且向廳裡的人問好。

萬壽伯：李課長，稀客！稀客！裡面坐。

△萬壽伯及國雄起身迎客。

李課長：謝謝！謝謝！（客氣）

△李課長將公事包置於椅子旁。

國雄：李課長，聽說糖廠有部分機組要拆下來了，是不是有這回事啊！

李課長：嗯！（沈重）是啊！我今天就是為著這件事來的。

國雄：是不是需要我們這三工（幫忙）。

李課長：不是！不是！這是我們糖廠自己的事，公司當然會請工人來的。

萬壽伯：哎呀！好好的，一個糖廠，如今卻遭到拆廠的命運，真是「晚節不保」啊！

阿港師：小老弟啊！相當咱們自困仔的時代就住糖廠邊，吃糖廠的，用糖廠的，穿糖廠的，如今咱們老了，看到糖廠也

即將被關閉，心裡真有點捨不得，這樣不甘不甘的。（摸摸自己的胸口）

李課長：阿港師，我能體會你們現在的心情，我也是糖廠的員工，感受特別深刻。其實我當然不願意看到糖廠就此關閉，

可是為了現實考量，我也無能為力呀！（莫可奈何）

國雄：真的生米煮成熟飯，沒有挽回的餘地了嗎？

李課長：我想，大致已成定局了。本來糖廠是可以免除關閉的噩運的，誰叫我們不爭氣，外在的因素及內部意見的分歧，

我們也只好認了。

進添：那麼李課長你日後有何打算呢？

李課長：咱們是吃公家頭路的，有時連自己的命運自己都無法掌握。我還好，沒有面臨裁員的命運，上級說要調我回總

廠，可是說實在的，我真不願離開這裡，不願離開你們這些老朋友。

國雄：阮當然也捨不得你離開，你在這裡的時候，時常給阮逗三工，幫阮爭取福利，阮攏嘛真感激你，真是努力！努

力！（感謝的意思）

李課長：也沒什麼，大家朋友一場，我不為你們為誰呢！

國雄：不過：（神情落寞）只不過糖廠這麼一拆，也把阮村子的命根拆走了。

李課長：（無奈）這我也知道，糖廠沒了，會社的人走了，這村子可能也會跟著沒落了。

國雄：我就是擔心會這樣，可是你也說過已無法再挽回，再說也沒有用了。

李課長：話是沒有錯，但我們也不能讓糖廠任由它荒廢。可能要用做其他用途，種花或是養些什麼的，總之是要「物盡

其用、地盡其利」的。

進添：（笑著說）剛才我三叔才說糖廠現在正「不務正業」呢！

李課長：喔！是嗎？那還好，沒被說成是「無業游民」。

國雄：阮老三他還在煩惱糖廠關了後，沒人要收購他的甘蔗呢！

李課長：不會的，這他大可放心，我們只是關了這個廠，其他糖廠照常運作，叫志昌兄不用擔心。

進添：我也是這麼告訴我三哥的，可是他老半信半疑，放不下心。

萬壽伯：（搖搖頭）誰叫他是出了名的小氣，怕血本無歸，我煞不知他的個性。

李課長：我就是看大家人心惶惶的，所以才來向大家解釋清楚，希望大家能瞭解。

萬壽伯：原來是這樣的，那可要感謝李課長你了，努力！給你添麻煩。

李課長：那裡的話，這樣說就太見外了。糖廠一關，我也很難過，後擺就無法常和你們這些老友喝茶聊天了。

進添：有空的話，歡迎你常來坐坐。

李課長：一定！一定！

△李課長起身，拿起公事包，欲告辭萬壽伯一班人。

李課長：打擾那麼久，也該走了，各位，我不會忘記你們的，有空我一定常回來。

萬壽伯：（懇請）努力！努力！有閒再來逗相找吧！

△萬壽伯送李課長出大門。

△李課長做了揮別的手勢，從大門走出。

國雄：（感嘆）哎！李課長這麼一走，咱們村子也不知影多少人會跟著走。

世良：阿爸！（勸慰）您別再嘆氣了。

昭慧：是啊！阿伯！阿伯，您用不著嘆氣，不管別人怎樣，至少阮是不會走的。

阿港師：嗯！好嚕嚕！衝啥要走，就算翹了，棺材也要埋在這裡。

國雄：話是有影啦！就怕那些少年人在庄腳蹲不住。

進添：這一點倒值得擔心，現今許多少年人老愛往都市裡跑，咱們庄腳攏嘛只賸下一些老人及小孩了。

萬壽伯：時代不同了，叫少年人種田他們怎麼肯，一年透冬辛辛苦苦，賺沒兩針錢。

△大廳的人似乎在思索這大時代變遷的問題。

△萬壽伯坐在安樂椅上頂著他那凸出而好笑的肚子，前後搖動著；阿港師則清清他那老舊的煙斗，其他的人有的喝

著茶，有的陷入一片沈思。四周一片靜寂，出奇的安靜。

△突然鈴！鈴！鈴！的電話聲將大家驚醒，而回到現實的世界。

△進添走近電話旁，拿起了聽筒。

進添：喂！你好，請問找誰？：是，是的：要找我二哥呀！他不在吧！請問有什麼事情：什麼：欠錢，討債：他欠你



們一屁股債……（緊張、疑惑）怎麼會呢？怎麼會這樣呢？……你沒搞錯吧！喂！喂！請你再說清楚點…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……？

△衆人的眼神全注視著那只電話筒，大廳的氣氛霎時令人窒息

幕急落

## 第二幕

幕啟

△萬壽伯以舒服的姿勢斜倚在安樂椅上，那佈滿風霜的臉沒有什麼表情。

△國雄與大嫂坐在大廳的左側；英男及二嫂則坐在右側，世良站在國雄旁；俊賢站在英男旁。

△已經連做了兩天的颱風了，屋外下著滂沱大雨，似乎沒有停的意味，偶有打雷的聲音隆隆作響，閃電的光透過大門而落在大廳裡。

萬壽伯：（面色慘澹）阿雄啊！我看這風颳天，雨再落個不停，你溪底的那畦水田會被雨水浸到發芽，發芽的稻子沒人愛，你看該怎麼辦？

國雄：（著急）是啊！我現在也是煩惱得要死，雨落那麼大，又沒辦法到田裡看看，沒心臟病也會急出心臟病來的。

世良：阿爸！你不要太過擔心，現在著急也沒路用，等雨卡小後，我再陪您到田中看一看。

大嫂：你兒子說的對，（安慰著）看開一點，這種事咱們也不是沒碰過，天公會保祐咱們的。

國雄：（一臉無奈）要叫我如何看得開呢？已經兩年收成不好了，本以為今年不會再那麼衰了，誰知道，天公伯啊哈愛把你衝迪（惡作劇），真是「厝頂破一坑，偏偏遇到風颳雨」。

大嫂：沒關係啦！（慈祥）還好你在農會還有個差，不然單單靠種田是沒辦法生活的，邁澹志（不要失志），明年攔再來。

二嫂：對嘛！（有點幸災樂禍）大伯，又不是只有你們一家做大水，那些田地位在溪底旁的人家沒有一家死沒去，啊！看開一點有好沒壞啦！

國雄：（激動地站了起來）咱們種田人的命就卡賤，完全靠天公伯的目色，天公伯啊若高興，你就吃卡飽；要是發起脾氣，連樹皮也沒得啃。

大嫂：好了！好了！別再說了。（走到神明桌前揖手作拜）這或許是天意吧！

國雄：（怒氣）什麼天意，咱們已經是「有毛的吃到棕葉，沒毛的吃到石頭」了，再這樣下去，就快要餓死了，還什

麼天意。

二 嫂：哎喲！大伯，幹嘛動不動就發那麼大的脾氣，是會折壽的吔。像阮養豬多好，也不用煩惱牠長不大，管他的天公伯啊反面無情，只要每天餵飼料給那些豬仔吃就行了。我看呀！大伯你就改行算了，也來跟我們養豬。

萬壽伯：騙肖吔！（指著二嫂）我就不信你們那些豬能賣多好的價錢，老是愛說那些風涼話。

二 嫂：阿爸！您說這樣就錯了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您看大伯他們，連續兩三年收成不好，我這個做人家弟媳的看在眼里也不忍心呀！

萬壽伯：看不出，妳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好心了。（略帶諷刺）

二 嫂：喔！難道以前我的心肝就不好嗎？我本來就很關心咱們這個家庭的嘛！

萬壽伯：妳只要好好管管妳厄，別叫伊整天在外頭游手好閒，多做點正經事，那就很萬幸了。

大 嫂：阿妹！（做和事佬）阿爸他沒有別的意思，妳不要太在意。

二 嫂：（受委曲似的）我是不會在意的啦！誰叫我有個不長進的厄，才會讓人家看不現（瞧不起）。

英 男：（不服氣）妳敢說妳伯我不長進，騙人卡多，妳在水面（臭美）吔！妳就好到那裡去。

二 嫂：沒天良的，你歸日只和外頭賭博，連家裡米坑有沒有米你攏不知影啊！你還敢說你祖媽我。

英 男：誰說我在賭博，妳伯我是在應酬，妳們查某人懂個屁。（不屑）

二 嫂：衝啥？你以為卡大聲你祖媽我就在怕你不是，賭博說應酬，應到最後欠人家一屁股債，還敢騙你祖媽。

英 男：我還不是為了這個家好，不然我出去跟人家「應酬」幹啥？（理直氣壯，面不改色）

二 嫂：這款話只有你這個沒天良的，凸肚短命的說得出來。（故作傷心）我的命怎麼那麼壞呀！怎麼會嫁給你這個窩囊廢。

英 男：妳也不想看看，妳能嫁給我，是妳好狗運，像我這麼好的厄妳提燈籠都找不到，妳還在哭天。

△國雄及大嫂他們聽了不禁竊竊私笑。

二 嫂：是啊！別人提燈籠都找不到啊！只有我這個觸目的（瞎眼）踏到牛糞呀！自從嫁給你，就沒有有一天好日子過。

英 男：哭爸啥？又沒讓妳餓著，哭什麼哭。

二 嫂：（哭得更傷心，不過那哭相似乎很虛偽）我怎麼這麼歹命呀！天公伯啊目稠被屎糊著了，啊不然怎麼對我那麼不公平。

俊 賢：（終於無法忍受）好啦！阿母，哭也哭夠了，鬧也鬧夠了，妳不要面子，也給我留些面子，會被人笑啦！歹看啦！

二 嫂：笑？誰敢笑，（臉變得真快，現在又不哭了）哼！算我前世人欠爸的，今世人才嫁給他來做奴才，造孽。

俊 賢：阿爸！阿母！就算你們前世相欠債也好，結死冤也好，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，攏好不到哪裡去，請你們就不要

再吵。(不耐)

二嫂：哎喲！你這個死困仔，你祖媽真是白疼你了，竟對你阿母說這款話。

英男：(大呼過癮)你兒子說得對，妳有嘴說別人，沒嘴說自己，好不到那裡去。

俊賢：阿爸！不是做兒子的想造反，你自己也要節制一下，你知不知影，前天我在店仔頭聽人家說得有多難聽，你的賭性要是不改一改，真的會像阿公說的「拖屎連」。

英男：死困仔，你也教訓你阿爸起來了，真是不肖子。

二嫂：嘿！(類似奸笑)你以為你兒子會為你呀！你也在水面吧！

俊賢：(尷尬)這裡還有阿公和大伯他們在，你們不要這麼丟人現眼好不好！

二嫂：什麼丟人現眼，(不以為然)都是一家人有什麼關係。

國雄：弟媳，妳就不要再鬧了，有話好好說。

二嫂：我若是有那麼好的脾氣就好了。

萬壽伯：(本不想多話，但實在不耐煩而發怒)啊妳是哭煞了沒？全是妳的話，幹伊三代吧！哭都被妳哭衰了，破雞嘴，幹！(狠狠地白了二嫂一眼)

△二嫂被萬壽伯突如其來的話給嚇住了，不敢再亂吭聲。

大嫂：阿爸！您不要發那麼大的脾氣，跟阿妹啊好好地說就好，打壞身體不好。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風颳天給伊氣心魯命，我若被氣死也要拖伊去做伴，給伊在這種耀武揚威，攏是伊家的事，有完沒完。(怒火中燒，氣到極點)

△世良急忙走到萬壽伯旁邊，拿肩按摩，好聲地勸萬壽伯消消氣

世良：阿公！人家「庄脚紳士」是不會隨便發脾氣的，常生氣是會打壞身體的，來！阿公，喝杯茶。

△世良拿起茶水遞給萬壽伯。

萬壽伯：沒死嘛會被氣死，氣心魯命。

二嫂：(瞄了俊賢一眼)愁子，看人家世良多會講話，你站在那裡像個木頭人似的，動也不動，(斥責)還不趕快去給你阿公倒杯茶。

俊賢：(很不耐煩)阿母，代誌攏是妳惹的，還怪我，要倒妳自己去倒。

二嫂：你敢頂撞你阿母，你以為長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可以飛了是不是。

萬壽伯：(又瞪了二嫂)啊妳是哭爽了沒！

△二嫂暗暗地抱怨著，不情願地住口，樣子真可笑。

△萬壽伯轉向英男，以審判的口氣問道。

萬壽伯：英男，（語氣比較緩和，但還很兇）我問你，你欠人的債務處理得按怎了？

英男：阿爸，安啦！安啦！（自以為是）不要緊的啦！我人面廣，兄弟多，兩三下就擺平了。

萬壽伯：你只會說安啦！安啦！騙肖吧！每次你說安的時候，就是最不安的時候，你老實給我說，債務到底處理得按怎了？

英男：阿爸！這也不能全怪我呀！要不是組頭說什麼這期的明牌很準啦！叫我要簽就簽大一點，這樣才能翻本，所以我就孤注一擲囉！而且我告訴你哦！那天我在夢裡也夢到相同的明牌，（頗沾沾自喜）我就想這次百穩一定會中的，不僅能翻本，還可撈一筆。那裡知影，竟然會損龜，而且損得那麼慘，一下子就輸了五、六十萬，加了前幾次欠的，差不多欠他們一百多萬左右。阿爸！（作賊心虛）這真的不能怪我啊！要怪就應該怪那個在我夢中出明牌的臭道士。

萬壽伯：敗家仔，我看你已無藥可醫了，到現在還死鴨仔硬嘴巴，不知悔改，欠人錢還在講瘋話，真想一棍打扁你。（激動）

國雄：阿爸！身體要緊，老二的事我會幫他解決的，您不用煩心。

萬壽伯：家門不幸，養老鼠來咬布袋。

英男：阿爸！您安啦！錢我已經還了一部分，還剩下一點點沒還而已，您安啦！

萬壽伯：騙我卡多，你所謂剩下一點點錢沒還而已，那一點是多大點？

△英男不敢大聲講出來，比了三隻手指頭。

二嫂：三千？

△英男搖頭。

萬壽伯：三萬？若是只剩三萬，那就好解決。

△英男還是搖頭，輕聲地回答：

英男：是三十萬啦！

△二嫂聽了之後，暴跳如雷，不可收拾。

二嫂：什麼？（也豎起三根手指）三十萬！啊你這個凸肚短命的，沒天良的，你是要死了喲！到剛才我還被你蒙在鼓裡，（站起來欲打英男）你祖媽今天跟你拼了。

△英男双手抱頭欲跑，與二嫂在廳裡追打著，而俊賢則在旁勸架。

萬壽伯：煞了沒！全世界沒看過像你們這樣的，真丟咱們家的臉。

△二嫂住了手，英男一副狼狽狀。

國雄：英男，不是大哥想說你，你也不應該賭成這樣。

俊男：我只不過隨便玩玩而已，我還好，有的人一輪就上百上千萬的。

萬壽伯：你隨便玩玩就輸得這麼了然了，若是讓你認真玩起來，阮不就要陪你睡路邊了，騙肖吧！

英男：我又不是去「玄」咁咁咁咁（故意的）！

萬壽伯：你要是去「玄」咁咁咁咁還得了。

英男：後擺不簽就是了嘛！

萬壽伯：還有後擺？後擺你再簽，我若沒有一棍劈了你，我就不是你阿爸。

△英男做了個防衛的手勢。

國雄：哎！現代的人是越來越懶惰了，成天不做事，就只想發財。

大嫂：我也是這麼覺得，像咱們村子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簽什麼大家樂、六合彩的，一到了晚上，在咱們庭前的路燈

下便聚了一大堆人，起先我以為他們在談天，後來才知道他們全在談論開獎的號碼，明牌啦！還比那個廟出的

明牌卡靈。

國雄：（憂心）我怕再這樣下去，咱們庄頭真的沒幾個人想工作了。

世良：阿爸！我想不會的啦！政府一定會拿出辦法來的。

國雄：靠政府？（以懷疑的眼光）我想還是靠自己比較穩當。

萬壽伯：嘿！我攏△丫攏嚙！那六合彩怎麼有那麼大的魔力，使人如此著迷，真是△丫攏嚙！

英男：（一副內行狀）這你們可要問我了，這六合彩我可算是博士權威吧！它有分「港號」和「台號」，港號分為雙號、

三號、四號牌等，哇！要是簽中四號牌，那歸世人不用愁吃穿了。啊那台號簽中的機率更高。（越說越有興緻）

萬壽伯：你給我卡靜吧！你是欠打是不是？越說越煞嘴，若是中獎的機率的那麼高，啊我怎麼沒看過你簽中一次！皮在

癢哦！

二嫂：英男，好膽你再給你祖媽說說看，等一下回到房裡我就給你粗飽粗飽。（發起雌威，嚇得英男都不像是個男人）

這筆帳還沒找你算吧。

英男：真酷刊，說得正在爽，啊那麼潑辣。

二嫂：你講啥？你再講一遍。

英男：沒有啦！阿某吧！我後擺不敢了啦！（看他這副德性，真丟男人的臉）

二嫂：你還有後擺？（双眼瞪得大大的）

英男：我發誓後擺一定不簽了，決定不簽了，打死我也不簽了，好不好？（懇求狀）

二嫂：你祖媽把你看透了，你發誓好像放屁一樣，沒有一次是真的。

英男：阿某吧！這次是真的了，難道你不相信你尅的為人！

二嫂：是啊！當初就是我的目稠拖窗，才會上了賊船。

△英男在一旁低聲地說道：「不知道是『誤上賊船』還是『引賊上船』。」

俊賢：阿母，你就減講幾句，歸日一張嘴講個不停，煩不煩啊。

二嫂：你母啊還輪得到你說教？

萬壽伯：你兒子講得對，你的那張嘴好像機關槍，被你掃到的穩死的。你再不閉嘴，早晚會落下頰。

△二嫂雖然生氣，但不敢在萬壽伯面前發脾氣。二嫂擰著英男的耳朵。

二嫂：要死的，你給我進來，不要在這裡丟人現眼。

英男：（痛）阿某吧！卡小力啦！會痛，會痛啦！

△英男、二嫂及俊賢一家人由西房門出，這大廳才有了頃刻的安寧。

國雄：（搖搖頭）老二他們就是這樣子，歸日吵吵鬧鬧，亂七八糟。

萬壽伯：外頭落那麼大的雨，又看到他們這樣，哎！煩就煩死了。

世良：曾幾何時，「大家樂」、「六合彩」把大家害成這樣，連鄉村這麼淳樸的地方也被污染了。

萬壽伯：這能怪誰！誰叫有些人就是想投機，要吃不討賺，不是我愛講，這款人早晚會身敗名裂，沒臉見人的。

國雄：嗯！社會上這款人是越來越多了，而且還非常的功利。

萬壽伯：豈只功利，簡直為了錢攏可以六親不認了。

△進添由東房門走進大廳，恰巧聽到萬壽伯說六親不認。

進添：什麼六親不認呀！看大家說得眉飛色舞的。

世良：小叔，不是啦！阮正在談「六合彩」呢！

進添：（略有所悟）原來是談「六合彩」呀！按怎，阿爸您也有興趣啊！

萬壽伯：講啥肖話，什麼有興趣，講到這款咪（東西），我的肚臍就要出火。

進添：阿爸！您賠錢啦？

世良：小叔，不是啦！是為了二叔簽「六合彩」輸錢的代誌。

進添：喔！原來如此，阿爸，二哥的事何必生那麼大的氣，我想二哥他不致於「六親不認」的。

△進添找個位子坐下，繼續談論著。

進添：其實咱們用不著如此擔心，因為這是一個富裕的社會必然的現象。

國雄：按怎講？（不解）難不成叫大家一有錢就去賭博嗎？

進添：話不是這麼說，因為現在我們的國家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期，難免會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代誌發生，你們看，「六合

彩」只不過是其中之一。

國 雄：這樣也不是辦法，大家歸日不討賺怎麼行。

進 添：當然不行，若是大家吃飽不做事，咱們的經濟成長是會退步的。

萬壽伯：什麼經濟成長我是不懂啦！只要大家卡骨力地打拚工作，不要想些五四三的，那就有飯吃啦！

進 添：沒錯，咱們台灣有今天的成就，就是靠大家打拚工作得來的，若不好好保惜既有的成果，那咱們是會回到三、

四十年前那種落魄的情形的。

大 嫂：（關懷地）不過就是有人只知顧前不顧後，把社會搞得烏煙瘴氣。

世 良：阿母，或許是咱們社會發展得太快了，使得越來越多人只顧追求眼前的利益，煞來失去原有的倫理道德。

進 添：嗯！有理，咱們庄頭原本是非常純樸的，但是近年來也染上功利主義的色彩。尤其是糖廠關了。有更多人也不

想工作了，歸日只想藉「六合彩」來發財。

萬壽伯：（口出穢言）伊娘卡好！也不知影是那個畜牲發明「六合彩」的，伊祖公就保佑伊不得好死。

進 添：我想這現象維持不會太久的，很快就會消退了，畢竟這只是過渡時期。

國 雄：（不表樂觀）希望如此！

△外頭的風略小，但大雨卻一直下個不停。

△五嬸婆手裡撐著雨傘，為了躲雨，便趕緊衝進大門內。

萬壽伯：（抬頭一見到五嬸婆便說）我苦！那隻非洲品種的火雞母又來了，我這下慘了。

五嬸婆：（將雨傘放下）嗨！大家好呀！按怎？風颳天沒人出去哦！

△大家向五嬸婆打個招呼，請五嬸婆坐下。

國 雄：是啊！五嬸婆！落雨天也沒地方可以去。

五嬸婆：太好吔！我也正在厝裡悶得發慌，又沒人陪我講話，真是悶死了，還好你們攏有在。

萬壽伯：無人顧厝，要讓賊來搬呀！（故意調侃）

五嬸婆：我說萬壽伯呀！你怎麼講這話，好像我到你們厝來，會把你吃掉似的。

萬壽伯：不讓你吃掉，那也快差不多了。

五嬸婆：你——（瞪了萬壽伯一眼）算了，不跟你吵了，人家說生氣會有皺紋。

萬壽伯：騙肖吔！（暗暗地偷笑）擺七老八老了還怕會有皺紋，啊！我看妳是天生非洲出品的，啊再按怎裝攏嘛是非洲

種。

五嬸婆：（以白眼怒視萬壽伯）哼！每一擺來你厝攏被你欺負，真的被你凝死。

萬壽伯：那還不簡單，妳不要來不就得了。

五嬸婆：講吔肖話，你叫我不要來，我就偏要來。

萬壽伯：驕肖吧！妳要來，我偏不讓妳來。

五嬸婆：我偏要給你來，看你敢把我啥代（怎麼樣）！

萬壽伯：唬！啊妳這隻火雞母，這裡是妳厝還是阮厝？

五嬸婆：你厝阮厝攏同款。（双手抱胸）

△萬壽伯與五嬸婆爭得面紅耳赤，活像兩個老頑童，讓人看了不禁發笑。國雄與大嫂他們對萬壽伯及五嬸婆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萬壽伯：這是妳講的哦！既然妳非來不可，那算妳卡衰，遇到我這個專門對付非洲品種的。

五嬸婆：你竟敢罵你老娘我是非洲品種的，你的狗嘴給我卡小利（小心）吧！

萬壽伯：啊嘸妳是要按恁！

五嬸婆：你——。

大嫂：（忙解圍）好了啦！阿爸，人家五嬸婆來咱們厝裡是人客，怎麼可以對人家這樣。而且講，你們攏是有年歲的人，還像囡仔同款吵個不停，你看，你孫子世良正在偷笑，有看到嚙？

萬壽伯：哼！（頭擺向一邊）

五嬸婆：哼！（頭則擺向另一邊）

△萬壽伯與五嬸婆剛才吵了半天，才發覺廳裡的人正在笑他倆，迫使他倆皆有點窘狀。

萬壽伯：（看了看他的兒孫）按恁？連我你們也敢笑呀！真是目無尊長。

五嬸婆：就是講嘛！啊萬壽伯你是按恁教的，教得這些囡仔攏沒大沒小的。笑哈？再笑就打你們腳瘡（屁股）。

進 添：（笑說）這就卡奇怪囉！阿爸，您剛才不是和五嬸婆是牛頭鬥牛頭嗎？現在怎麼又床頭罵床尾和了？

萬壽伯：（一時不知所措）你們這些囡仔不要亂講，真是黑白講，那有這款代誌。

五嬸婆：哼！伊水面哦！誰跟他床頭罵，床尾和。

萬壽伯：（不屑）哼！沒知識兼沒水準。

國 雄：阿爸！歹看啦！會讓人笑啦！五嬸婆是人客，不要這樣子嘛！

五嬸婆：（點點頭）這樣嘛卡差不和，我是人客吧！你這豈是待客之道。

萬壽伯：好好！我也不想浪費我寶貴的「青春」，人家說生氣會有皺紋。（學五嬸婆的語調）

△氣得五嬸婆吹「鬍子」瞪眼，只差五嬸婆沒長鬍子而已。

五嬸婆：講哈肖話，凸肚仔，要不是我看在這些囡仔的面子上，暫且放你一條生路，阿嘸我就跟你沒完沒了，你給我試看看。

萬壽伯：我聽了熊熊要昏倒，我才不想跟妳這隻非洲種的火雞母格格纏（糾纏不清）吧！



五嬸婆：誰跟你格格纏！

大 嫂：是啦！五嬸婆阮攏知影妳是大人大量，不會和我阿爸嘔氣的，對不對？

世 良：（又開話題）五嬸婆，風颳天的怎麼想到阮厝來坐吔。

△五嬸婆頭一轉，似乎到現在才看見世良站在那兒。

五嬸婆：哎喲，世良哦！我進來這麼久了，才發現你站在那裡。哦，攏嘛是被你阿公凝得目稠花了，才沒注意到你，真

歹勢。你看，攏這麼大的一個人了，聽說現在在讀大學是吧？

世 良：嗯！是的，我在台北唸書。

五嬸婆：哎喲，（提高嗓門）不簡單呀！讀大學，後擺一定有出息。

世 良：（頗不好意思）多謝五嬸婆的寸樂。

五嬸婆：世良這困仔真懂禮貌，國雄啊！你還真會生。

△國雄看著世良笑一笑。

萬壽伯：什麼真會生，呸呸呸，又不是在生豬仔。

五嬸婆：啊！歹勢啦！這擺算我卡抱歉。

進 添：五嬸婆，真高興看到你來，妳一來，大家的精神攏清爽起來。

五嬸婆：有影啦！阿添你講這句話我是很喜歡聽，啊不過有人好像不太歡迎我這隻火雞母啦！（斜眼望了萬壽伯一下）

萬壽伯：衝啥？看我幹啥？欠妳錢啊！（把頭甩向別的地方）

五嬸婆：哼！我是這一、兩個禮拜來，看到咱們庄頭的代天府怎麼香火突然旺了起來，打聽之下竟然講說廟裡的五府千

歲出的明牌很準啦！好多信徒攏跑來拜拜，求明牌。

萬壽伯：笑破人家的腹肚皮，連神明也玩起「六合彩」了。

五嬸婆：說什麼逼籤詩，出明牌啦！那童乩在桌上跳來跳去，亂跳一通，還真像一回事。

國 雄：攏總是一群神經病，怎會相信那款代誌。

五嬸婆：不僅是這樣而已，連住在北部的人攏包歸台遊覽車來「進香」，你們講笑虧不笑虧。

進 添：那咱們代天府不就「威名遠播」了。

五嬸婆：想不到咱們村的神明那麼厲害。

萬壽伯：這下可好，糖廠倒了，代天府旺了。

世 良：（打趣）人的能力有限，神的法力無邊啊！

五嬸婆：有道理，畢竟神的威力比人卡大。

萬壽伯：神神神！攏是神經病騙肖吔！我只不過是隨便講講，你們倒說得若有其事，口沫橫飛。

世良：阿公，沒有啦！開玩笑的啦！

大嫂：我實在不相信神明會出牌支，我看那是假的。

進添：這有可能，說不定有人假冒乩童，招搖撞騙。

國雄：果真如此，那實在可惡。

世良：現在已經是科學時代了，還有人相信什麼童乩的，簡直就是迷信。

進添：太過於迷信是會害死人的，咱們信仰宗教，無非是想得到心靈上的藉慰，最重要的是要出於誠心，但你們看看，

現在有許多宗教攏嘛變質了。

五嬸婆：就是嘛！什麼阿彌陀佛，阿利路亞還是阿里不達，反正我相信神明只會幫助安份守法的善良人，才不會去保佑

那些殺人放火的人的，這種道理，隨使用肚臍想也知影。

萬壽伯：嘿嘿！（笑笑）「黑矸子裝豆油，無底看」喲！想不到妳這隻非洲的火雞母也會講點人話，不簡單喲！

五嬸婆：凸肚仔，你講啥肖話啊！

△屋裡的人正談得高興，突然見到昭慧披著雨衣，急急忙忙從外面跑進來，淋了一身雨，且大喊「不好了！」「不好了！」

△大家正覺得奇怪，國雄連忙問昭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昭慧正喘著。

國雄：（緊張）阿慧呀！什麼代誌不好了，妳嘛講清楚，害阮△丫攏嘸（搞不清楚）！

昭慧：（上氣不接下氣）是……是……進添嬸她……進添嬸她……

進添：（驚訝）秀美她按怎了，她按怎了，阿慧，妳再說清楚點。

昭慧：（同感著急）進添嬸她……她出車禍了。

進添：（大驚）怎麼會呢！怎麼會這樣呢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那她……她現在人在哪裡？快告訴我，快告訴我。

昭慧：是剛才我到店仔頭買東西，恰巧遇到國小的林老師載著受傷的進添嬸，說他要趕緊送進添嬸到醫院去，叫我趕

快來通知你們。林老師說進添嬸是被一輛轎車給撞的，老師他現在已經送進添嬸到省立醫院去了。

國雄：那咱們還等什麼，趕快到醫院去看看呀！阿添！阿添！你還楞在那裡衝啥？趕快走啊！（推了進添一把）

△進添失神地腦筋一片空白，根本不知該怎麼做，一個人站在那裡，似乎在祈禱什麼似的。

△屋外的雨依然淅淅瀝瀝地下著，也沒有停的意味。

燈光漸暗 幕漸落

## 第二幕

幕啟

△萬壽伯手持香火，面對著神明案桌祈拜，口中唸唸有辭，面色凝重。

△國雄則在大廳踱來踱去，神情憂鬱，不自主地嘴裡叨著一支煙。

國雄：秀美都已經昏迷兩天了，現在的情況也不知影按怎了？這個阿添怎麼連個電話也不打回來。

△此時進添已從醫院歸來，神情顯得疲憊。

國雄：（著急）阿添啊！秀美她醒了沒有？啊醫生有沒有講啥味？

△萬壽伯燒著香，一聽見進添回家，忙轉頭。

進添：秀美早上就醒了，現在氣色好多了。（心情略為輕鬆）不過醫生說還要觀察一陣子。

萬壽伯：那天到底是按怎？風颳天，說出車禍就出車禍，害我一直擔心，昨暝嘛攏睏不去。

△萬壽伯將香火插在案桌的香爐上，又拜了一拜。

進添：起先我也不瞭解實際的狀況，是昨暝林老師也去醫院探望秀美才詳細向我說清楚的。

國雄：啊代誌的經過是按怎？

進添：前幾天，秀美告訴我說要帶阮查某子小品回後頭厝（娘家）玩幾天，當時因我荔枝園正在忙，所以沒陪伊回去。

前日，風颳天，伊不放心我一人在家，說要回來陪我，風雨大，把小品托給我丈夫娘照顧，伊自己一個先回來。哎！我已大人大種了，又不是三歲囡仔，還不會照顧自己嗎？伊偏不放心我。

國雄：你們厄仔某（夫妻）感情好啊！啊後來咧！

進添：後來秀美騎機車從我丈人爸家回來，騎到前庄轉彎時，嘸代嘸及迎面闖出一輛轎仔，秀美閃避不及，被轎仔給撞了，當場煞昏了過去。（越說越氣）被撞了還不要緊，那開轎仔的人也不落車看一看，反而油門摧落，卡緊逃走去，實在有夠可惡。

萬壽伯：伊祖媽卡好，（氣憤）這款人就不要被我逮住，啊嘸伊就知死。

進添：當時是風颳天，路上也無啥咪人，恰巧咱們國小的林老師從學校值完班，要回家，路經前庄，目睹整個車禍的經過，秀美這條命也算是林老師檢回來的。

國雄：嗯！按呢咱們要好好謝謝林老師囉！

進添：當然，林老師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。

萬壽伯：幹！被那個開轎仔的前（畜）牲逃走了。

進 添：幸好，當時林老師趕緊將牌照號碼給記下來，不過林老師說他漏記兩個號碼，那是一輛紅色的進口轎仔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查明真相的。

國 雄：那真是太好了，絕對不能讓這款敗類逍遙法外。

萬壽伯：啊現在秀美的傷勢有卡穩定了吧？

進 添：醫生講，秀美的左手有點骨折，現在已經糊上石膏了，身體其他部位嘛攏有稍擦傷、撞傷。

萬壽伯：啊伊有沒有傷到頭殼？

進 添：真佳在，那天風颳天，秀美要回家時，頭殼有戴一頂安全帽，所以卡保住性命，不過醫生講嘛是要住院觀察幾天，以防有腦震盪的情形發生。

萬壽伯：（拱手直向著神明說道）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感謝觀世音菩薩保庇！感謝觀世音菩薩保庇！

國 雄：阿添，啊現在是誰在醫院照顧秀美，不然你怎麼有閒回來？

進 添：今天世良和阿慧一大早就到醫院，說要探望探望他小孀，到了下午，他兩個怕我太勞累，便要我回家休息，留

伊兩個在醫院照顧秀美就可以了。我看秀美血色卡好了，也就卡安心，所以先回來了。

國 雄：按呢嘛好，你嘛一，兩天目稠無瞌了，好好地休息一下，秀美就讓他兩個去照顧就好了。

萬壽伯：是啊！阿添，你若是感覺累了，就趕緊去洗洗澡，瞌一下，補補眠。

國 雄：啊對！我現在卡想到，等一下我叫你兄嫂人仔燉一鍋雞湯給秀美送去，補補元氣。

進 添：多謝大哥，稍等一下我再送去給秀美就可以了，免給大嫂麻煩。只是我現在感覺累是累，啊不過嘛睏不去。

萬壽伯：若是按呢，那就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吧！

進 添：（面帶倦容，點點頭）嗯！嘛好。

△進添單手抵在茶几上，托著頭休息著。

△林老師則手提著一鍋雞湯，從容地自大門進來拜訪。

進 添：（看見林老師來，頗感意外，忙向前去）林老師！裡面坐，裡面坐。

△林老師微笑地向大家問候，萬壽伯及國雄也向林老師問好。

林老師：謝謝！謝謝！（將盛雞湯的鍋子置於茶几上）

國 雄：（感激）林老師，阮秀美的命能檢回來，全要感謝你的救命之恩呀！努力！努力哦！

林老師：國雄兄，快別按呢講，那是我應該做的，應該做的。

進 添：無論如何，林老師你是阮太太的救命恩人，這恩非報不可。

林老師：進添兄，你言重了，言重了，這件代誌請你們不要放在心上，啊無我會擔當不起。

萬壽伯：那會擔當不起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這是功德一件啊！

林老師：那天我只不過是盡了我的本份而已，更何況我怎能見死不救呢！

萬壽伯：林老師，你卡有理，我這世人最敬重讀冊人，尤其是你這款有學問又肯見義勇為的人，實在使我非常敬佩。

林老師：（謙虛）萬壽伯，您越講，我越不敢當了，舉手之勞，實在稱不上見義勇為啊！

萬壽伯：林老師，是你謙虛，要是那個開轎仔的畜牲與你比起來，你是太了不起了。

林老師：萬壽伯，你們要是按呢把我褒下去，我可要回家去囉。

進 添：林老師，你可別走，事實如此，你也用不著推辭，我就按呢吧！今晚你就留下來吃頓便飯，算阮答謝你的救

命之恩。

林老師：那怎麼好意思，我豈能來此白吃白喝，更何況我今天也不是為這件代誌來的。

國 雄：吔！林老師，你按呢講就太見外了，啥咪白吃白喝，你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呀！

萬壽伯：（附和著）對嘛！林老師你再不答應的話，那就是不給我面子，是看不起我的意思。

林老師：（忙解釋著）我無這個意思，絕對無這個意思，你們千萬別誤會。

萬壽伯：按呢就好，就按呢決定，晚上林老師就留下來吃頓飯。等一下我叫阿添打電話給林師母，說你今晚在阮厝做客。

國 雄：阿爸！既然說定了，按呢我現在就叫阮某趕緊準備晚飯，順便燉些雞湯送去給秀美補一補。

林老師：啊！（猛然想起）講到雞湯，我卻給忘了，阮太太叫我送點雞湯來給進添嫂補身子的，她說可以幫助恢復元氣，

我這才想起來，你們看，雞湯在這兒呢！（將盛雞湯的鍋子給舉了起來）

國 雄：原來你帶的這一鍋是雞湯呀！

林老師：是啊！

進 添：林老師，按呢那好意思，你是阮秀美的救命恩人，怎麼又讓你破費。

林老師：這那叫破費，一點心意而已，現在病人最要緊的除了休息之外，就是要補充一點有營養的食物，尤其那天進添

嫂失血蠻多的，更應該補一補。

進 添：按呢嘛好，真是努力林老師你了，還麻煩林老師你替阮秀美多謝林師母，真感謝。

林老師：沒問題，我一定把你的感謝轉達給阮太太知影的，伊聽了之後一定很高興。原本我是要直接送去醫院的，只是

要經過你家，所以進來問候一下，沒想到反而被你們給留下來了。

萬壽伯：現在什麼擺不用講了，阿雄啊！你趕緊去叫你某傳晚餐。來，在還沒用餐之前，林老師，咱們先來喝杯茶。

△國雄由東房門出，萬壽伯則拿起茶具來泡茶。

△阿港師嘴裡叨著他那根老煙斗，三叔公持著拐杖，兩人一同進到大廳。

萬壽伯：（見到阿港師及三叔公便笑著說）是按怎，七爺八爺一起來，要來看我這個城隍爺是不是！

阿港師：你少臭屁，既是來問看看秀美的傷勢如何了，要不要緊？

三叔公：是啦！大的，既是來看進添他某吧啦！

萬壽伯：我就知影，你們無事不登三寶殿，真多謝你們的關心啦！

林老師：（起身問候）阿港師，三叔公您們兩位好！

阿港師：林老師好呀！你嘛來呀！

林老師：是啊！我提了一鍋雞湯要來給進添嫂補一補。

阿港師：噯！這雞湯好，病人是應該補一補。

三叔公：阿添啊！三叔問你，你某現在有卡好無？

進添：三叔，秀美的傷勢已無大礙了，只是還要留在醫院觀察一陣子。

三叔公：對對！出車禍是不能急著出院的，一定要好好檢查病情，確定沒問題後才能出院。

阿港師：阿添，你三叔講的有理，一定要確知傷勢穩定後再讓秀美出院。

進添：會的，我會要求醫師他詳細檢查的，這擺多虧林老師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呀！

萬壽伯：這擺若不是有林老師的救助，阮秀美這條命就要歸天囉！

三叔公：林老師，真努力你。

林老師：若是換了別人，看到當時的情形，嘛一定會見義救人的，我只是路過而已。

阿港師：還好是你路過，要是換了別人，那可不一定會停下來救人哦！

三叔公：現在人的心理嘛攏是感覺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，跟自己沒有牽連的代誌，嘛攏懶得管。

阿港師：（用不流利的台灣國語說）這叫作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」，你們看我講得對不對？

萬壽伯：有影就對，「日頭赤焰焰，隨人願性命」。

林老師：話是沒錯，但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呀！社會上嘛是有很多為善不欲人知的人。

進添：對，像林老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。

林老師：進添兄，怎麼又牽扯到我頭上了。（不好意思）

進添：這榮譽你是當之無愧呀！

萬壽伯：林老師見義勇為的行為，一定要告訴毛校長，讓毛校長好好地嘉勉林老師。

三叔公：真是太好了，我非常贊成，咱們社會就是要多多表揚好人好事的。

萬壽伯：若是社會上多一些像林老師這款人，就不會覺得那麼沒人情味了。

阿港師：你們攏不知影，去年阮大查某子要我上台去七淘幾天，那哪像去七淘，歸日關在厝裡看電視，厝邊頭尾（鄰居）嘛無相照問，同款攏住在同一棟大樓的，相見嘛不相識，哎！我住沒兩天，就住不下去了，趕緊離開那鳥

籠厝，還是回到田庄卡自由。

三叔公：若是叫我去住都市，死嘛不願去。

萬壽伯：你無看電視，在台北，三不五時就有人在遊行示威抗議，舞卡歸條街仔路亂七八糟，害得交通霧葱葱（混亂），那些人不知影是無頭路還是吃飽太閒，歸日只會拿白布條在街仔路走來走去，幹！不知影他們在舞哈肖！看擺無？

△萬壽伯一說到氣憤處，什麼髒話都罵了出來。

萬壽伯：還不止按呢，那啥咪立法院裡只要一開會，便歸日吵吵鬧鬧，不是丟杯子、摔椅子就是拔麥克風，幹！那麥克風跟伊有仇是不是，講不贏人家，動不動就拔麥克風出氣，世間那有這道理，喔！弄壞伊不免賠是不是！騙肖吧！立法委員那麼好當，歸日不開會，只會刁又相打，伊祖媽卡好咧！他們的胸坎擺安鐵板是不是，別人的困仔死不了（完）是不是，要打！要打嘛不打得逼真一點，好像在舞太極拳吧！路邊隨便一條大尾鱸鰻（流氓）嘛舞得比他們精彩，騙肖吧！

林老師：萬壽伯，您不要太激動，那些立法委員是人民選出來的，伊那做得不好，咱們後擺不要選伊就是了嘛！

進 添：對啦！（有同感）阿爸！衝啥跟那種立法委員賭氣，無值得，百姓的目稠是卡光吧！誰做的好，誰只會臭槍，嘛擺知知吧！

三叔公：（告訴萬壽伯）大的，他少年吧講的對啦！那款代誌還輪不到咱們操心，咱們每天給他吃得飽飽，過得涼舒涼舒，管他天要塌還是地要裂。

萬壽伯：我知影啦！不過按呢把氣透出來，心頭多爽你們知不知影。（摸摸自己的大肚，一副神清氣爽的樣子）

阿港師：這款政治代誌我是沒興趣啦！我看咱們就不要再講落去啊！（朝向進添）阿添，秀美住院這幾天，醫藥費開起來要不少錢啊？

進 添：是不少錢沒錯，不過我有加入農保，可以申請補助費，多少可以減輕一點負擔。

阿港師：有那麼好玩代誌呀！

進 添：嗯！現在的保險制度很繁雜，有一般的人壽保險，也有勞保，公保及我加入的農保等等，這是一種社會福利制度，先進的國家擺嘛很注重。

林老師：若是社會福利做的好，後擺咱們破病住院，就可以免開大錢了。

三叔公：不過我聽人講，若是拿什麼保險單去住院的，你若不塞些紅包給醫生，那他們一定不會開好的藥給病人吃，甚至懶得去關心病人，有時候反而越住越糟。

阿港師：對啊！我說嘛！只花一點點錢，人家醫生那會用心照顧你。

林老師：嘛不完全是按呢！卡有醫德的醫生，他是不會隨便收人紅包的。

三叔公：怕就怕碰上那些缺德的醫生呀！我怎麼分辨哪一個醫生有醫德，哪一個沒有醫德。你們看，每一家醫生館的大門上不是懸掛啥咪「懸壺濟世」，就是啥咪「仁心仁術」的啦！誰知影那是真的還是假的。

萬壽伯：（聽了之後，心裡有點怕怕）敢按呢？你無講，我煞無想到，我看阿添啊！咱們嘛趕緊送點紅包給秀美的主治大夫吧！搞不好那個大夫看咱們無動無靜，一怒之下，不給咱們秀美好好療傷，到時候就慘了。

進 添：我看不會按呢吧！

三叔公：歹講哦！塞點紅包卡穩當。

林老師：（忙澄清）請各位免煩惱，在病院治療進添嫂的那一位主治醫師是我的好朋友，伊不是你們所講的那款人，請你們放心。

阿港師：喔！要是林老師的好朋友，那咱們當然放心，安啦！我看沒問題。

萬壽伯：若真是按呢，我就卡安心啦！不過等秀美的傷好了，咱們也要買點什麼東西去感謝人家，也要感謝林老師逗三工。

林老師：免客氣，大家互相幫助是應該的。

阿港師：既然大家攏按呢講，我這裡有個建議，不知影大家同不同意？

進 添：阿港師：你有啥咪好的建議，講出來，大家互相參詳參詳一下。

阿港師：我是想說今天難得大家在一塊，不如晚上一同去病院探望秀美，你們看按怎？

進 添：好啊！秀美看到咱們那麼多人去看伊，伊一定很高興。

萬壽伯：好是好，不過我還有一個更好的建議。

三叔公：大的，是不是有啥咪有玩的？

萬壽伯：當然，今晚我做東，大家不棄嫌的話，留下來吃頓便飯，等吃飽後，再一起到病院看秀美！哈款？

三叔公：哎呀！大的，我就知影你一定有好咪，這我當然舉雙手贊成囉！

萬壽伯：講到吃，你就隆第一（跑第一），我還不瞭解你的個性。

三叔公：別按呢講嘛！有好玩吧！當然嘛道相報。

萬壽伯：你水面吧？今晚林老師才是晚飯的上客。

三叔公：那應該的，應該的，反正有得吃就好了。

萬壽伯：走走走！咱們到飯廳去，我想晚飯也應該傳好了。

△當萬壽伯一行人正要起身前往飯廳之際，英男卻從西房門慌慌張張地衝出來，面帶倉惶之色。二嫂則緊追其後，

且手握一根竹棍，怒氣沖沖地欲追打英男。

二 嫂：（憤怒地）有狗胆你就別跑，你給我站住，無卵巴的。



△大廳的人見狀皆滿頭霧水，對突如其來的情況頗感驚訝！

△英男欲逃，被二嫂一把抓得正著。

二嫂：想跑！你再給我跑呀！你再跑看看呀！我打斷你的狗腿。

英男：阿某吧！拜託啦！把手放開啦！按呢歹看啦！（求饒著）

二嫂：（怒氣更熾）歹看？你敢講歹看，你給我跪下。

△英男不從。

二嫂：你是臭耳聾呢！我叫你跪下你沒聽到是不是。

萬壽伯：（大喊著）喂！喂！你們兩個厝仔某按呢是銜啥？要造反呢！

進添：（勸解道）二哥！二嫂！你們有代誌好好講，別動粗。

二嫂：他——他要叫我按怎不生氣。哼！他生雞蛋的沒，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。今天我不管啦！他祖媽我今天非跟他

離婚不可。

三叔公：英男！你到底做了啥味代誌？害你某鬧著要跟你離婚，你快老實給我招出來，那噲連我嘛不教你煞，快講。

英男：三叔呀！冤枉啊！我是被陷害的，我是無辜的呀！（一副委屈的樣子）

二嫂：你們別被他唬住了，伊又在假仙了，三叔公，你千萬別讓他給騙了。

三叔公：英男，你不再說老實話，我要「替天行道」了。（高舉起拐杖）

英男：好好，我講！我講！不過先叫伊（指著二嫂）放開我再說。

三叔公：（指示二嫂）妳先把他放開。

△二嫂不情願地將英男推開，說一聲：「哼！」。

英男：（整一整衣領）代誌是按呢吧！我一個朋友，他姓劉，在前一、兩個月前向我透露，說現在的股票交易情形伊

瞭若指掌，知影買那一股穩賺的，要我也參一脚，說只要歸日在厝喝茶看報紙，就有大把大把的鈔票滾進來，

很好賺的。

二嫂：哼！（氣炸了）他玩「六合彩」、賭博還不夠，現在又跟人家玩起了股票，我不管啦！今天我要他給我一個交待。

萬壽伯：妳給我靜靜，讓英男講煞。

英男：（接下去說）可是我就向他講，講我對股票像是「水雞跳落水」——噢通！噢通一竅不通啊！所以我就沒有答應。

可是他一直向我鼓舞，叫我買啦！買啦！還說現在「大家樂」、「六合彩」已經不時興了，現在嘛擺在玩啥咪「天

天樂」。

二嫂：你們不要聽他隨便唬爛。

英男：冤枉呀！當時我就表明對這「天天樂」沒興趣，不想玩。阮朋友伊就對我講，說既然我不會玩，他可以幫我投

資，只要我拿錢給他，就可以在厝翹脚做大爺。

二 嫂：你們看看，他還說冤枉，你們給我評理。

萬壽伯：叫妳靜靜是沒聽到否？（對二嫂發脾氣）英男，你再給我繼續講下去。

英 男：當時我就告訴他，既然卡好賺，不妨試試，後來我就拿了一點錢給他，講嘛卡怪，前一兩個禮拜可真賺了不少錢。

二 嫂：啥咪？賺錢！我那會攏不知影，那賺的錢呢？錢呢？

英 男：哎呀！（不耐煩）攏嘛賠掉了，那有錢。到最後我才瞭解伊是拿著我的人頭去投資股票，專門做些買空賣空的勾當。現在股票跌了，伊嘛把錢拿走了，這下子我可賠慘了。真的，我事先一點也不知情，請你們一定要相信我。

三叔公：這叫「偷雞不著蝕把米」，誰叫你生性投機又那麼貪心。

萬壽伯：（指著英男罵）垃圾！你若攏按呢舞落去，咱歸家伙仔人攏要跟你去跳樓了，幹！

二 嫂：你們攏有聽到了，他祖媽今天非跟他離婚不可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伊這副德性了。

進 添：二嫂，都老夫老妻了，不要按呢啦！有話好參詳啦！

二 嫂：不管！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啦！（大吵大鬧）我要離婚，我要離婚啦！

英 男：（越聽越氣，一怒之下，終於展現了男人的雄風）要離就離，驚到啥！誰怕誰，我嘛受夠了。（頗有男人的氣概）  
△二嫂沒料到英男竟如此果決，乾脆就答應了離婚，突然不知所措，啞口無言，在場的人也都感到驚愕，現場一片

靜默。

燈光暗 幕急下

## 第四幕

幕啟

△台灣南部的清晨，太陽剛從山的那頭蹦了出來，霧氣還沒散呢！使人覺得神清氣爽，很是舒活，而屋外不時可聽到烏雀傳來清脆委婉的鳴叫聲。

△世良、俊賢及昭慧三個年輕人坐在大廳裡頭聊天。三個年輕人的對話以國語發音。

世 良：在台北讀書時，總是要等到上課鈴響的前幾分鐘才匆匆忙忙地從床上爬了起來，帶著一臉惺忪的睡相衝進教室上課。而現在回到了咱們村庄，反而睡不著，怕浪費早晨這麼新鮮的空氣。

昭 慧：就是說嘛！你們兄弟倆一同到北部去唸書，也不常常回來看人家，害人家只好每天早晨獨享這清新的空氣，怪無聊的。

俊 賢：這就怪啦！我記得世良每天不是打電話就是寫信回來給妳的，他這緊迫盯人的戰術，妳還會無聊呀！

昭 慧：哼！那不一樣嘛！

俊 賢：不然要怎麼樣？既然你們兩個那麼難分難捨的話，那還不簡單，妳跟著世良一起到台北唸書不就得了。（故意逗

昭 慧）

昭 慧：他少臭美，誰跟他難分難捨，討厭！

俊 賢：哇！慘了，世良啊！阿慧說她不曾與你纏綿悱惻，難分難捨的，我看呀！你這招緊迫盯人的戰術不管用了。為了預防兵變，我看你還是休學搬回來算了，這樣每天早晨你們就可以牽手一同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多美好呀！阿慧她也不會覺得無聊了。

昭 慧：（假裝生氣）俊賢，你——。

俊 賢：我！（指著自己）妳應該感謝我才對。

△昭慧甩甩頭，很氣俊賢，並望了世良一眼。

世 良：（雙手在胸前揮動，忙為自己辯護）我剛才可沒有說半句話哦！

俊 賢：世良，這下子你可真的慘了，就是因為你沒說半句話。

世 良：（莫名其妙）怎麼說？

俊 賢：當你的女友處在危險之際，受壞人欺負的情況下，（頓了一會兒）好吧！就算我是壞人吧！你竟然無動於衷，任她被人欺侮。就算談不上英雄救美，至少也要表示點情意。哎呀！你這高材生真不懂女人心理呀！你有沒有看到阿慧在瞪你了，你看著辦吧！自個兒收拾殘局去。

世 良：喂！你可別逃之夭夭，我這橫禍的起因全是你害的，我若被剝成肉醬，我也會讓你變成肉鬆的。

俊 賢：哦！（顫抖）怪恐怖的，我可先自保再說。

世 良：你逃不掉的，好兄弟有難同當，有刀子你一起去挨。

俊 賢：誰跟你：在好兄弟呀！我不認識你，有刀子你自己去挨吧！

昭 慧：你們兩個狼狽為奸的臭東西，統統給我“shut out”（住嘴），你們以為我是誰啊！女羅剎？巫婆？還是慈禧太后？可惡，好像我真的會吃掉你們似的。

俊 賢：是啊！我們就怕這點。

昭 慧：你還說！

俊 賢：好好，我不說。

△俊賢在旁小聲的說：「聰明點，少惹女人為妙。」

昭慧：你又在說什麼了，再說一遍。（聲勢凌人）

俊賢：沒有！沒有！（自衛）我剛才告訴地上的螞蟻說：「天下的食物都可以吃，就是別吃到慈禧太后的豆腐乾。」

昭慧：你指桑罵槐？

俊賢：不是！我是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呀！

昭慧：喔！是嗎？多高尚的情操呀！

俊賢：不敢當。

昭慧：（駭斥）騙誰啊！

世良：好了，好了，你們兩個也別鬧了，咱們那麼久才能聚一次，談些有營養的事情吧！

俊賢：好吧！你先說吧！什麼事情才叫有營養的。

世良：比如說學業呀！前途呀！未來的計劃呀！

俊賢：前途？還有什麼前途可言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只要能順利畢業，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了。

昭慧：看你多沒志氣呀！什麼只要順利畢業就心滿意足了，要有衝勁點。

俊賢：是！是！我可沒有像妳的世良那麼有志氣，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。我荒唐，我頹廢，而且我還是個大

壞蛋。

昭慧：哼！你本來就是，專門只會欺負女孩子。

世良：（朝俊賢）俊賢，不過我看你國貿系唸得不錯嘛！而且這系蠻熱門的，很有前途的。

俊賢：那有什麼好，現在學商的滿街都是，也不欠我一個人。還是你比較好，唸農的人較少，競爭壓力也小，比較有

發展的潛力。

昭慧：其實讀什麼還不都一樣，一畢業就是大學生，學士吧！那像我頂多只是一個專科生而已。

世良：（和氣）阿慧，妳可別小看自己哦！在我的觀念裡，學歷並不是那麼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咱們頭腦裡面所裝的

學問，而且我相信，只要肯努力，有信心，沒有不成功的事，這是我多年來的座右銘，對咱們年輕人很適用的。

昭慧：沒錯！沒錯！你這個大哲學家，你所說的每一個字，句句是真理。（調侃）

世良：妳少損我了，我說的句句是實話，句句對咱們有助益的。

俊賢：（故意咳了兩聲）咳！咳！現在談情說愛，打情罵俏，在時間上好像太早了吧！

△世良與昭慧頗感不好意思。

昭慧：誰跟他打情罵俏的，我們是在說正經事。

俊賢：對啊！談情說愛當然是正經事，這是為了以後能「生產報國」而預備的，是愛國的表現呀！

昭慧：臭俊賢，每次總愛笑人家，好壞！

俊賢：我當然壞，只有世良是最好的。

世良：（反應機警）這次我可學乖了，趕緊插點嘴，免得又被人瞪。

昭慧：你說什麼？

世良：沒有！我說你們都很好，只有我最壞，可不可以？我的大小姐。（嚇嚇）

俊賢：哈哈！這世間終於有另一個笨蛋要來和我爭這壞蛋的寶座了，我當然會禮讓賢士的。世良，既然你要當壞人，那我就讓你當吧！我不會吝嗇的。

昭慧：哼！你已經壞到骨頭裡去了，狗還是改不了吃屎的。

俊賢：哇！本來是想回頭是岸，改邪歸正，立地成佛的，現在永無翻身的機會了。我看我卡認份咧！算了，壞人當到底了。

世良：好了吧！也鬧夠了，這次我說正經的，俊賢你以後可有打算。

俊賢：打算沒有，倒是有二個願望。

世良：哪兩個願望？

俊賢：簡單得很。第一：順利畢業。第二：早日離開這個家裡。

世良：（納悶）你的第一個願望我是很能夠感同身受，不過第二個願望我可搞不懂了，幹嘛想早日離開家裡？

俊賢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阿爸阿母那種脾氣，整天只會吵吵鬧鬧的，我要是繼續待在家裡，總有一天我會自動申請進入神經病院的。

世良：那你是打算出去闖天下囉！

俊賢：總比窩在家裡好吧！在都市裡比較有發展，更何況我也在外地求學，對外頭的環境也比較熟悉。

世良：說的也對，你們學貿易的本來就應該往都市發展的。

俊賢：別光淨說我，那你呢？

世良：我打算以後回到鄉下，買片土地，經營個農場或牧場的，也算是學以致用，畢竟我不太適合過都市緊張且貧乏的生活。

昭慧：（興奮）那好啊！回到鄉村來開農場，自己創業也不錯。這使我想起，以前咱們這幾個小孩子總喜歡跑到田裡去偷挖地瓜，進入糖廠偷吃甘蔗，還看著你們翻牆進入會社偷摘水果給我吃。你們有沒有印象，（好像怕世良及俊賢忘記似的）你們有沒有印象嘛！（強迫他們回答）

世良：有！（不回答）

俊賢：有！有！（哄小孩的方式回答）

昭 慧：有就好。以後世良若開個農場，會種許多東西，那咱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了，而沒有人會拿棍子在後面追我們了。（露出滿足的笑容）

俊 賢：是！是！以後世良若開個農場，你們夫妻倆就可以一邊吃水果，一邊喝牛奶，還可以一邊欣賞咱們鄉村早晨美好的景色，夫唱婦隨的生活，多愜意啊！

昭 慧：你這壞蛋，話不要隨便亂講，什麼夫唱婦隨的，小心我打你。（嘴邊雖然這麼說，但心裡怪甜蜜的）

△世良只是笑一笑，沒說什麼，心裡卻和昭慧想的是一樣的。

俊 賢：看你們倆還害臊呢？怎麼，讓我這個壞蛋說中了是不是。

昭 慧：哼！不理你們兩個壞蛋了，你們兄弟倆只會欺負女孩子。

俊 賢：不理我可以，可是那個人妳捨得不理嗎？（指指世良）

昭 慧：（看了看世良）他臭美！

△此時遠方隱約可以聽到傳來的電子琴花車吵雜的聲音，怪刺耳的。

△萬壽伯自東房門走了進來，一臉慳慳，似乎剛睡醒的樣子。

△以下對話為國台語穿插。

世 良：阿公，您睏起來了！

俊 賢：阿公，早安！

昭 慧：萬壽伯您早！

萬壽伯：早啊！唬！這幾天特別累，煞睏卡晚。（伸一伸懶腰）按怎？日頭還在睏，你們三個少年的就坐在這裡開講（聊天）啦！

世 良：阿公，阮這幾個少年仔好久擺囑像這樣在一起開講了，所以今天起得特別早，像以前阮在厝的時候一樣，愛在透早（清晨）七淘。

昭 慧：是啊！萬壽伯，阮聊了好多代誌，世良說伊要回庄脚開農場，俊賢講伊自己要去都市打拼做貿易，我呢！我也要留在庄脚。

俊 賢：對！伊要留在庄脚和世良一起開農場，吃水果。（指著昭慧）

萬壽伯：很好！很好！少年人就是要理想，有計劃，到時候才不會不知所從。

世 良：阿公！您怎麼不在多睏一會兒，我看您這幾天擺囑很累，沒有精神的。

萬壽伯：還說呢！你們沒有聽到外頭陣陣的「魔音傳腦」的聲音呀！哪裡還睏得著。

昭 慧：萬壽伯，那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呀！好像又是電子琴花車的聲音。

萬壽伯：那會有啥咪地方，還不是咱們「代天府」要大拜拜，請了好幾輛電子琴花車在廟前的廣場哩哩嚕嚕；吵嘛吵死

俊賢：阿公，您不知影哦！現在連神明也喜歡看脫衣舞也！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我看是廟前的人尬意着（喜歡看），一大清早的，日頭嘛擺還沒照到尾椎，那麼尬意脫，她們的身材是卡好呢！

世良：這次我回到咱田庄，在好幾個路角感覺和以前擺不一樣了，一時嘛想不起哪裡不一樣，後來才發覺原來土角仔厝的牆壁上都貼了一些牛肉場的海報，我看了實在很痛心，連咱們這麼淳樸的鄉村都被色情污染了。

萬壽伯：不只是按呢而已，反正咱們村子一碰上有婚喪喜慶的日子，不管是電子琴花車還是五子哭墓的喪車，唬！不知影是怕人家不知道伊厝死人呢！故意用那個擴音喇吧來哭，騙肖吧！按呢哭是卡爽呢！

俊賢：對啊！連死人出殯也要來一段花車秀，敢講死人看到脫衣秀就會活過來！

萬壽伯：後擺我若死了，你們要是也請哈咪電子琴花車來跳脫衣舞給我看的話，我非爬起來好好地教訓你們一頓不可。

世良：阿公！透早精神卡爽，不要說那些不吉利的話。

昭慧：是啊！萬壽伯，您會活得像你的名字所說的那麼長的，一定會萬壽的。

萬壽伯：妳這張小嘴還真會講話，若是我真的活到一萬歲，那我不就變成萬年妖怪了，可送去博物館供人參觀了。

俊賢：阿公！不對，是古生物館才對。

△萬壽伯聽了大笑起來，其他的人也跟著笑了起來，大廳又充滿了歡笑。

△進添扶著秀美從東房門走進大廳，秀美的左手安上了石膏，用繃帶繞過頸子綁著。

秀美：阿爸您早！

進添：阿爸早！

萬壽伯：秀美，妳怎麼不躺著多休息一下，剛出院，身子要顧。（關心）

進添：我嘛是按呢告訴伊，伊偏嚙聽，說躺在床上太久人是會懶的，想起來走走。

秀美：就是啊！歸日躺著，骨頭嘛擺酥去了，再不起來走一走，動一動，可真要變成植物人了，所以我就叫阿添扶我起來了。

萬壽伯：動一動也可以，不過要小利（小心）一點哦！

秀美：會的，阿爸！我現在已沒什麼大礙了。

萬壽伯：凡是卡小利吧卡好啦！

秀美：嗯！多謝阿爸關心。

世良：小嬌，現在有沒有覺得卡好了？

秀美：有！有！精神嘛好很多了，這幾天真多謝你和阿慧到病院輪流照顧我，我才會好得這麼快。

昭慧：進添孀，那是應該的，反正阮有閒嘛！  
俊賢：是啊！小孀，後擺有啥咪代誌，儘管吩咐世良還有阿慧他們倆去做，反正他們有閒嘛！妳說對不對？阿慧。（故意開阿慧及世良的玩笑）

△昭慧心裡恨俊賢恨的癢癢的，暗想：「死俊賢，你給我記著，待會兒讓你好看。」想是想，但沒有說出來，可是怒視著俊賢的表情很是可愛。

進添：阿爸！大透早，怎麼有閒和他們三個少年仔一同在大廳開講？

萬壽伯：你聽！（指指外面）嘛攏是被這款「魔鬼」把我吵醒的。

俊賢：是啊！剛才阮還在談脫衣舞呢！

進添：（好奇）喔！脫衣舞！是不是哪裡又在熱鬧了？

萬壽伯：還不是咱們「代天府」要熱鬧，從外地請了幾輛電子琴花車，說要來助興。

進添：喔！是按呢哦！熱鬧幹嘛要大肆鋪張。

萬壽伯：我就說嘛！現代人不同款囉！頭殼攏嘛不知影在想啥咪？

秀美：若攔按呢舞落去，一定會讓下一代罵咱們的，為什麼大家不為咱們下一代多著想一點！

進添：這個問題我嘛常常在想，想來想去，還是認為我們的社會這幾年來都太注重功利了，而忽略文化的重要性，才會落得今天的地步。

秀美：嗯！不過現在是咱們該覺醒的時候了，首先就應該從教育下一代著手，阮小品也要讓伊學習按怎去關懷咱們社會，使伊不要學著大人太注重利益了，阿添，你說對不對。

進添：對對對！我能娶到妳這個好某，算是我前世人修來的福，阮小品的教育，有妳在，我當然放心囉！因為小品伊有妳這麼一個好媽媽。

秀美：你也別躲，咱們小品有一半的教育責任是你的，誰叫你是伊的爸爸。

進添：那還用說，我的查某子當然我要教囉！

萬壽伯：對對！就是要好好地教育咱們的下一代，下下一代，好讓咱們厝這「紳士之家」能延續下去。我現在是老「庄脚紳士」，你們則是少年的「庄脚紳士」，那我的乖查某孫小品——就讓伊做「庄脚女紳士」吧！好！這封號就按呢辦。

△英男自西房門進到大廳來，伸了伸懶腰，似乎剛睡飽。

英男：什麼「女紳士」不「女紳士」的，大家都做紳士，誰要當羅漢脚呢！（定眼一看）哎哟！今天大廳怎麼有這麼多人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小小的都聚在一堂，是不是又發生啥咪大代誌呀？

萬壽伯：講啥咪死人話，你是又被鬼打到啥！大透早講啥咪鬼話，好像不發生代誌你很難過似的，真天壽。



英 男：噯啦！我看到那麼多人攏沒有出去，聚在這裡，以為又發生啥咪代誌吧！  
萬壽伯：若是有代誌，嘛只有你家有代誌，不是欠人錢，就是鬧離婚，成何體統！

英 男：阿爸！不要按呢講嘛！好歹我嘛是你兒子。

萬壽伯：我看你還是沒有開飽，昨暝又撞到鬼了。我問你，你某還有沒有吵著要和你鬧離婚？

英 男：喔！那件代誌哦！阿爸！您安啦！安啦！阮某伊若離開我的話，伊是活不下去的啦！伊愛我愛得要死，怎麼可能和我離婚，愛說笑。（哈哈的笑）

萬壽伯：騙肖吧！你在烟斗（英俊）吧！

進 添：二哥，那天我真的嚇一大跳，以為你們說離婚就真的要離婚，我勸都沒用。

俊 賢：小叔，你難道不清楚我阿爸阿母的個性，他們倆從來就沒有跟對方說過一次真心話，連要離婚這件代誌嘛同款。

英 男：（打俊賢的頭）死囡仔！你希望看到你阿爸跟你阿母離婚是不是？講那個啥咪肖話。

△大廳的人笑英男他們一家活寶家庭。

萬壽伯：你兒子說的對，（罵英男）你這世人就從來不曾認真做過一件代誌。

英 男：阿爸！連您嘛按呢講，實在很不給我面子。阿爸！您要知影吧！歹竹那會出好筍？

萬壽伯：猴死囡仔！你竟然敢講你阿爸我是歹竹，看我如何修理你，別跑！你給我站住。

△他們父子倆追打著，大廳內一團亂烘烘的。

△國雄與志昌滿懷笑容，從大門跑了進來。

國 雄：（欣喜）阿爸！阿爸！抓到了！抓到了！

志 昌：是阿！阿爸！終於抓到了。

萬壽伯：（滿頭霧水）啥咪抓到了，是抓到泥鰍還是抓到水雞！少年人講話沒頭沒尾的。

國 雄：不是啦！是風颳天開轎仔撞傷咱們秀美的那個人被抓到了。

志 昌：那個開轎仔撞傷秀美的人真可惡，被他逃了幾天，不過現在被逮住了。

△大家聽了均雀躍不已，紛紛向國雄及志昌詢問詳細的情形。

萬壽伯：啊那個畜牲現在在哪裡？你們倆快說清楚，好讓我去把他修理的粗飽粗飽。

國 雄：我是剛從田裡回來，在路上遇到了管區的吳警員和阿昌，是他們告訴我的，說那個撞傷秀美而逃逸的人現在在派出所。

志 昌：對啊！我那個換貼兄弟吳仔確定那個被抓到的逃犯，就是那個開車撞傷秀美的人後，便跑來告訴我，要我轉告給大家知影。

進 添：三哥，那個人是按怎抓到的，怎麼這麼快。

志昌：還不是由林老師所提供的車牌號碼，追蹤調查才查出來的，吳仔還告訴我說那個人預備偷渡出境呢！

進添：僅開車撞了人就要潛逃出境，沒那麼嚴重吧！

志昌：吳仔說他是想捲款潛逃。

萬壽伯：帶錢逃走！是啥味原因呀！

志昌：聽說那個人經常在啥味證券交易所打混的，專門在那裡對一些有錢的阿婆或歐巴桑推銷伊有股市明牌，把那些人唬得團團轉，然後錢就糊里糊塗被伊拐走了。而且聽說伊還當會頭，存心把人家的錢倒掉，拿了鉅款想一走了之。就是在風颳天那晚要走的，那裡知影會撞到秀美，他一看撞了人，嘛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逃掉了。

萬壽伯：哎呀！台灣錢，淹脚目，就是有那些阿土仔愛把錢送給人家。

△剛才志昌提到了股票，引起了英男的注意。

英男：老三，你剛才提到啥味騙錢又倒會的，怎麼和我一個朋友的情形都那麼類似，我那個朋友也是將我的錢給騙走了。

俊賢：阿爸！說不定將你錢給騙走的那個人就是三叔所說的那個人。

△聽了俊賢的話後，英男儘量保持鎮定，怕萬一不是同一個人，又會空歡喜一場，不過心裡七上八下。

英男：噢啊！老三，我問你一下，被抓到的那個人是不是姓劉？

志昌：對！就是姓劉。奇怪！二哥，你怎麼嘛知影？吳仔說好像是：劉什麼川的。

英男：（大聲的叫喊出來）是不是叫做劉——金——川。

志昌：對對！就是他，他叫做劉金川。

△沒錯，那人果真是騙英男錢的那個朋友。他乍聽之下，因興奮過度，差點沒昏倒，又跳又叫的跑進西房門，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太太。

英男：（極度興奮）阿某吧！阿某吧！妳用不著跟我離婚了，（又叫又跳）咱們不用離婚了，錢找回來了！錢找回來了！

阿某吧！我來了！我來了啦！（衝進西房門內）

萬壽伯：看他興奮的樣子，好像簽中了「六合彩」似的，又叫又跳的，高興撲撲，騙肖吧！

國雄：這也難怪，老二這下子可走運了，失去的錢攏可以追回來。

進添：總算是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終於將那人繩之以法了。

秀美：這攏嘛要歸功於林老師，才能這麼快破案，而且林老師伊又救了我一命，阿添，待會兒咱們到林老師去謝謝伊，並告訴伊這好消息，好嗎？

進添：這當然好囉！我嘛正想向妳提議呢！

世良：今天可真是喜事連樁呀！廟前的電子花車這回可選對時間了。今天咱們有喜事，他們果真來了，還真厲害，不

愧是職業水準的。

昭 慧：你少在那兒亂扯一通了，這應該叫做「一箭雙鵰」。捉到了人又討回了錢。

俊 賢：說的好！這回阮爸可樂透了。

萬壽伯：依我看，俊賢啊！你叫你爸還是別簽「六合彩」的好。

俊 賢：喔？怎麼講？（迷糊）

萬壽伯：要是真的不幸被伊亂簽給簽中了，又像今天同款「抓狂」的話，不知情的人一定以為伊是從神經病院裡跑出來的，你們說是不是。哈！哈！哈！（摸摸自己的大肚）

△全廳的人都因此而大笑起來，一些不如意的事也都因此笑而煙消雲散了。

幕落

——全劇終——